

在日本文中



謝冰瑩著



遠東圖書公司印行

在 日 本 獄 中

謝 冰 瑩 著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鐵 風 出 版 社 發 行

緊要聲明

查本書著作權為本公司所有，有原書作者謝冰瑩先生立有授與著作權契約為憑，故任何個人或團體均不能侵害著作權。查有上海精藝出版社者，不顧出版契約，私自翻印，侵犯著作權。除由本公司派員給予制止外，如有再發現，本公司當依法追究。特此聲明。

遠東圖書公司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日滬一版

在日本獄中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匯費)

元

著者 謝冰瑩

發行人 浦家麟

出版者 遠東圖書公司

上海北海寧路保原坊十四號

鐵風出版社

上海北海寧路保原坊十四號

鐵風出版社

各地書店均有代售

版不
權准
所翻
有印

前奏曲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的早晨，因為忙着弄飯吃，連報也來不及看，便匆忙地出了門，這天我是去訪那位和我通了三次信，見過一回面的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現在她已成了我們的敵人）下了電車，見到有警察在檢查行人，便覺得奇怪！「難道今天又是日本什麼紀念日，所以又戒嚴？」我心裏這樣想，用着很從容的態度從人叢裏穿過去，不知怎的，他們這回沒有光顧到我，總算萬分僥倖。

在林芙美子那裏足足地坐了三個鐘頭，談到她的生活，和她創作的經過，以及放浪記製成了電影等等，回來覺得很疲倦，進門就往席子上倒，想睡覺。

「謝樣，『滿洲國』皇帝要來朝日了，你知道這消息嗎？街上這兩天很熱鬧呵，大家都在準備歡迎。」

大烏公寓的管理人小川這樣很高興地對我說。「嗎？有這回事嗎？怪不得今天街上戒嚴。」

我懶洋洋地回答他，心裏像要嘔吐似的難受。

還有比這更痛心的事嗎？自己祖國的大好河山被敵人的魔掌抓去了！溥儀，這不要臉的漢奸，自己做了敵人的傀儡還不算，居然還到日本來朝什麼烏日，丟盡中國人的

臉，給光榮的中華民族史上，寫下了最污辱的一頁，誰不切齒痛恨呢？

我越想越氣，口裏幾乎要冒出血來了！但是讀報新聞上，那條用紅的特號字標着的「滿洲國皇帝來朝，是我大日本帝國的光榮」兩行字刺激着我的眼睛，使我很自然地又拿起今天的報來看。

幾乎今天的報紙專為歡迎那位傀儡而出的，除了登着他的相片和他的簡歷外，還有許多歡迎他的論文，以及關於籌備歡迎他的經過等等。

「明治神宮的門口，裝着宮麗堂皇的綵牌，牌上掛着日皇和「滿皇」的肖像，凡是經過那裏的人，都要脫帽鞠躬，大門口，日本國旗和「滿洲」國旗交叉地樹着……」「滿皇來的那天，要舉行盛大的歡迎會，無論中韓的留學生，都一律要去歡迎……」

看到這裏，我的心好像要爆炸似的痛起來，我實在忍受不下了，除了把報紙撕成粉碎外，還用拳頭重重地在席子上捶了幾下，正在這時，小川歪着腦袋進來了。他滿臉通紅，好像喝醉了酒似的，一進門就向我發牢騷：

「警察又要我捐錢了，真麻煩啦！」

「捐什麼錢？」我趕快把撕碎了的報紙藏到背後去。

「不是告訴過你「滿洲國」皇帝快來了嗎？不論是住家或者開店的，每家都要捐錢在本街上結綵懸燈，掛日本，「滿洲」兩國的國旗，「滿皇」來朝的那天，每家還要派

代表至少二人去參加歡迎……」

我再也沒有心思繼續聽下去了，火上加油，我恨不得一拳就把老頭兒打死。

「我剛回來，很疲倦呢，小川樣，等下再談吧。」

他聽到我的逐客令，沒精打采地出去了。

吃過午飯，夾着書包，正在穿鞋上學的時候，突然兩個便衣偵探來訪我了。

「你是謝樣嗎？」

那位矮小的偵探問我。

「是的。」

「你想上學去嗎？」

高個子偵探望着我手裏的書包問。

「對了。」

「滿洲國皇帝要來朝日，你知道嗎？」

「從報上看到了這個消息。」

「你去歡迎嗎？」

「不去！」

這回答，使他們怔住了。

「爲什麼？」

「我是中國人，爲什麼要去歡迎他？」

「那麼你反對『滿洲國』嗎？」

「當然！」

「好的。」

矮偵探微微地笑了笑，連忙從口袋裏抽出一本小記事冊來，在上面匆匆地寫了些什麼字，然後很客氣地向我點了點頭說：

「你上去學吧，再見。」

黃昏，我從學校歸來，正在弄晚飯，又有兩個穿黑制服的陌生客人來訪了，不用說，這又是偵探。

他們的問法和下午那兩位一模一樣，而我的回答却比前次更倔強。

「假若你那天不去歡迎『滿洲國』皇帝，那麼打算怎樣過日子好呢？」（因爲報上載着傀儡來的那天，各學校停課，所有學生都去歡迎，所以他們這樣問。）

「或是去看櫻花，或者在家看書。」我冷淡地回答。

「你是愛惜那一天的光陰嗎？」

他說話的聲音是那樣溫柔，態度是那樣和藹，令人感到日本的偵探是特別「親切」

的。

「不！絕對不是爲的這個。」

「那麼究竟爲的什麼呢？」

「爲的我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滿洲國』，更不承認有什麼『滿洲國皇帝。』」

我的回答是這麼不客氣，不「親切」，自然會惹起偵探的怒火上升，然而出乎我意外地他們只彼此望着笑了一笑，說聲「了不起，了不起！」便走了。

一位朝鮮朋友告訴我，今天有好幾個中國留學生被捕，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晚上，我老是睡不着，想到傀儡來的那天，自己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四個偵探的面孔，不時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最新書

第五號情報員

仇章 著

本書著者仇章先生不但唸誦古今兵典，閑熟用間之道，更以寶貴之資料，豐富之經驗，用生花妙筆矯建姿態，費兩載心血刻畫我無名英雄之偉蹟，而為我特工同志在抗戰過程中對敵特務機關在香港，海防，廣州，九龍等重要軍事地帶激烈之搏鬥場面寫下光榮的一頁，故本書實為我國反侵略戰爭中的一部間諜史，亦為我特工人員的一座紀念碑，情節緊張動人，尤其餘事，四版五萬冊早經售罄，現五版出書，印數無多，欲購從速。

遭遇了那支間諜網 仇章 著

本書與「第五號情報員」為姊妹之作，前段曾經寫成「第一號勳章」由中央秘書處印行五萬冊袖珍本。（非賣品）分發全國各戰區咸認為最優良的軍中讀物，中間一段亦經略寫為「忠節之間」寄給美洲聯邦雜誌以英譯發行海外現經作者重行整理將徐州撤退，臨沂大勝，廣州突圍，隨處血戰，香港，海防，廣州，保衛諸戰役我特工人員與前線野戰部隊馳騁沙場文武合一與敵特務機關搏鬥經過一氣呵成，而作者征戰大江南北，和太平洋幾個重要軍事地帶，尤使敵特務機關聞之心驚胆寒，張自忠將軍對本書遺序謂「仇先生之諜報文學不祇有助於抗戰之今日，且有助於用間之將來，一再展讀，至感珍貴」，故本書不獨為抗戰中的無名英雄的寫照，亦為抗戰中具有歷史性的寫作，內容曲折緊張廿餘萬言讀者自可介紹！

上海遠東圖書公司發行

在 日 本 獄 中

目 次

前奏曲	
一	櫻花開的時候……………一
二	入獄的第一夜……………一〇
三	會心的微笑……………一七
四	一天的生活……………二一
五	『你是女兵嗎？』……………二六
六	補襪子……………三四
七	板壁上的標語……………四二
八	摺草紙……………四七
九	鐵窗外的陽光……………五三
一〇	生與死的掙扎……………五八
一一	第二次審問……………六二
一二	受刑……………六八

一三	死的威嚇……………七七
一四	審判書……………八三
一五	意外的命運……………九二
一六	出獄以後……………九七
一七	敲詐……………一〇三八
一八	特別衛士……………一〇
一九	搬家……………一一四
二〇	偉大的同情……………一二四
二一	逃……………一三〇
二二	在海輪上……………一四一
二三	回到祖國的懷抱 來了……………一四六
記後	……………一五三

一 櫻花開的時候

我是四月二日才由阿佐ヶ谷的「櫻之家」搬到下目黑的大烏公寓來的。這裏只有一間六疊半的房子，自然沒有「櫻之家」那三間精緻的小房來得舒服，本來我是不想搬家的，但爲了有幾個交換教授的日本朋友，都住在目黑的附近，因此就毅然決然地搬了。

起初一個多星期，我非常過不慣新居的生活，一直從目黑驛走到大烏，從來沒有遇到一個中國人，和我同住的，自然都是日本人，住在這樣的環境裏，精神上雖然感到寂寞，但對於練習語言方面，却佔了不少的便宜，慢慢地我對大烏發生好感了，這並不是大烏本身有什麼好處，我仍然住在那間窗戶朝北，整天看不見太陽的房子裏，是的，我最不滿意的也就是爲了沒有太陽這一點；可是自從發現了櫻花的那天起，我就開始贊美大烏了，原來從目黑驛到我的住所，坐「巴士」（公共汽車之譯音）有兩站，步行最快也得二十分鐘，要不是趕上課的鐘點，我照例是慢慢地走去，慢慢地走回的。有時我雖然疲倦得似乎要倒下去的樣子，但爲了柏油路上的兩旁，那些含苞待放的粉紅色的櫻花在引誘着我，使我忘記了疲勞。

遠遠地望到大烏完全被包圍在櫻花叢裏，前後左右都是青翠的松樹和粉紅色的櫻花，我想將來等到一齊開放的時候，真不知道是如何美麗呀。

好幾天以前，朋友們就談起看櫻花的事情，如果要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和習慣，最好去參加他們的櫻花節。有位朋友還說了一句這樣有趣的話：

「要描寫日本人的醜態，非在櫻花節去找材料不可！」

這是句實話，在狂熱的櫻花節裏，不但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浪漫，瘋狂，淫蕩，而且由這些男女兩方面極端的放肆，彼此調戲和接吻擁抱裏，你可細細地研究他們完全爲了平時受封建制度的束縛太嚴，男女很少有公開交際的機會，加之日本是一個新興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女人已經商品化了，一般窮苦的青年學生和勞動者，自然沒有機會得到性的滿足，而女的方面呢，娼妓或者藝妓是爲了招攬生意，所以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般去看櫻花，至於整天關在閨房裏的那些怨女，自然只要一旦有了機會從籠子裏解放出來，怎叫她不像餓狼似的去尋找野味呢？因此，凡在日本住過的，誰都知道看櫻花的目的，不止於櫻花，主要的是看那些在櫻花之下狂歌亂舞的瘋子。

關於地點，我已和鍾敬文先生夫婦約好了，先到寶藤樣那裏看白櫻花，然後去飛鳥山或者稻田登戶，小金井一帶看紅櫻花，因爲那幾處是櫻花特別多的名勝地。

這簡直使我有點不相信，洶湧地開在路旁，開在樹叢裏的是真的櫻花，我真想不到牠是開得這樣快的，昨天剛看到硬挺挺的樹枝上打着豆大的花苞，而第二天却開得滿樹鮮紅了。

這難道不是一個夢嗎？是的，這是一個夢，而且是生平沒有做過的，當我被鎖進鐵門裏，躺在那冷冰冰的硬席子上的時候，我還以為明天可以去看櫻花呢。

我決定第二天去看櫻花的晚上——永遠不能忘記的四月十四夜！在武田家補完功課以後，她母親送來我們每人一杯熱騰騰的咖啡，還有一大盤點心和一籃橘子。她恭恭敬敬地跪在我的右邊勸我吃點心，武田忽然問我：

「今天偵探還來麻煩你沒有？」

「沒有，只有前天來過兩次。」

「你怕不怕？」

問這句話時，他是帶着開玩笑的態度，而我却認真起來。

「笑話，怕什麼呢？」

「到底是當過兵來的勇敢，連偵探都不怕哩！」

武田君的母親最會說話，這時笑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

「爲什麼伯母這樣怕偵探呢？」

我像孩子似的反問她。

「就是因爲我沒有當過兵呀！」

哈哈，又是一陣大笑聲，充滿了溫暖的小房裏。（那時他們還燒着「火鉢」。）

從武田家出來，已經是十一點了，一輪淡淡的月光，從松林裏射在一條小石子路上，我懷着一顆寂寞的心在冷清清的道路上慢慢地走着。

——今晚有月亮，明天一定是晴天，正是看櫻花的好天氣，還是早點回去睡吧。我想着，立刻加快了脚步，走進了大鳥公寓。

「謝樣，你回來了！」

這難道不是真的在做夢嗎？我剛氣喘喘地跑回來，一進門，就有一個偵探在歡迎我了。

「有什麼事嗎？」

我很客氣地問他，的確，我那時一點恐懼心都沒有，因為前天已竟被他們查問過兩次了，每次都是十幾句話就打發走了的，我想今夜應該也不能例外。

「是的，請進來坐坐，有話和你談。」

我們一同走進了小川的房裏，這是一間兩鋪席的小房間，陳設着一隻小小的寫字檯，和兩張似乎特地爲我們早已準備好了的椅子。

「請坐！」

那個穿着一身青色制服，深灰色的呢大衣，有一口仁丹鬍子的老偵探很客氣地站在旁邊說着，他等我坐好之後自己才端端正正地面對着我坐着。

「剛才散步回來嗎？」

「是的。」

他的像鷹一般的視線，開始在我的週身掃射了，看樣子，他是在特別注意我的表情，但這一點是值得驕傲的，我非常鎮靜，好像若無其事地和他閒談。

我這時隨便觀察一下房子內外的環境，整個的公寓寂靜得像墓地一般，平時起身最早睡得很晚的小川也不見了，也許他已經睡了罷？

偵探的身材不高不矮，面部的輪廓和他那種一舉一動都現得溫文爾雅Gentleman式的態度，誰看得出他是偵探呢？要不是他在半夜裏跑來偵查。

他不慌不忙地從大衣口袋裏摸出一包香烟來請我吸，日本人普通的習慣是不請人抽煙的，無論是至親好友，都是各抽各的，他這種故意的客氣，當然是別有用意。

我拒絕了之後，他燃上了一支含在嘴裏，同時摸出一本日記簿來從容不迫地開始他的工作。

「有些什麼朋友在這裏？」

「是下的下目黑嗎？」

「不，東京！」

「很多！」

他聽到我說很多時的語氣特別響亮，不覺失聲地笑起來，他將日記簿打開遞給我，要求我把所有在東京的朋友姓名，職業，住址，通通寫下來，我說了幾個日華學會的理事名字給他聽，他的臉色突然沉下來了。

「不！不要寫他們的，要寫其他的日本朋友和中國朋友的。」

「其他我不認識什麼日本朋友，中國的太多了，凡是在這裏留學和我認識的，都是朋友。」

他把頭搖了幾下，我又反問了一聲：

「你要他們的名字幹什麼？」

自然，不消說，我是知道他的用意的，但他只是笑了一笑，又另換了一個問法：

「你認識山邊米子嗎？」

「認識。」

「怎麼認識的？」

「她是中野女生宿舍的下女，我曾在那裏住過很久。」

「中條樣和神近樣都認識吧？」

「不！」

問到這裏，他好像要暫時告一個段落似的，再也不繼續下去了。

他又燃上了一支香烟，默默地好像在思索什麼。

「沒有別的事了吧？我明早還要上課呢。」

我很不耐煩地站了起來。

「對不住，請稍爲坐一下，讓我們再談幾句。」

這時我真生氣了，一方面是時間已經過了十二點，精神確實有點支持不住，同時想到約好了潛修明早六點在新宿驛相會的，我要在天還沒有亮就要起來煮飯吃，因此今晚再不能不睡了。

「謝樣看過了櫻花嗎？」

偵探見我不耐煩，故意找機會和我胡扯。

「還沒有。」

「我們敵國弘法大師做的「伊呂波」歌，謝樣曉得唱嗎？」

「不曉得！」

我的回答是這樣粗獷厲氣，誰知他不但不生反感，而且津津有味地在紙上寫着用四十七個假名做成的伊呂波歌同時口裏還唸着：

「伊，魯，花，拉……」

我心裏想，日本的偵探究竟要高明一點，他還知道用種種方法來延長時間。

「對不起，我實在要睡了！」

我第二次站起來要走，又被他攔住了。

偵探輕輕地咳嗽了一聲，立刻障子門往右邊移開，從裏面探出一個矮小的人頭來，我似乎看到他的後面還有一個黑影子。

——呵，原來他們都在埋伏着，我的心裏明白一切了。

那個看來似乎比我還要矮的偵探，附在老偵探（後來才知道他是偵探長。）的耳邊說了幾句什麼話，因為聲音太小，我只聽到「電話掛」一句，矮偵探就穿上皮鞋，飛也似的跑出去了。

我知道事情不好了，但不曉得障子門內究竟還藏了多少個鬼，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足足等了十分鐘，那個矮偵探才回來，又不知附在老偵探的耳邊說了句什麼話，他點了點頭，矮的又推開障子門回到房子裏去了。

——呀！原來還有兩個，三個，四個……一大堆黑東西躺在席子上呢。

我心裏開始感到不安起來，但表面上仍然裝着很鎮靜的樣子。

「真的對不起，今晚打擾了很久，請去安息吧，明早希望你晚一點去上課，我們還要來拜訪的。」

偵探說着，目送着我上了樓梯。開了房門，我頹然地倒在席子上，我想他們今晚一

定在樓下爲我「守衛」的，我還是立刻睡了好，免得他們懷疑我在收藏什麼，於是立刻從壁廚裏搬出被窩來，脫了衣服，關上燈就睡了。

剛剛躺下，突然一陣緊急的打門聲起了，我連忙披上衣服去開門，走進來的原來是一羣凶惡的警犬。

「檢查，舉起手來！」

命令是那個老偵探發的，全體用手槍對準我，看見我兩手空空，這才放下手槍來開始開箱倒篋，連被窩都被他們搜查遍了。

「對不起，請睡吧。」

經過一陣大的騷擾後，他們又匆匆地退出去了。

奇怪，所有的書籍，一本也沒有翻動，我想他們大概是檢查武器的。

對着這些被翻得一塌糊塗，攤滿了一屋的衣服和零星物件，我的心充滿了忿怒和侮辱，自然再也睡不下去，但爲了要表示我的鎮靜，我仍然關上燈睡了。

像有一種什麼不幸的預感似的，我的右眼皮突然跳了幾下，胸部非常沉重，好像大禍將臨的樣子。

——也許明天的櫻花看不成了。

我正在這樣想時，不料一陣比方才更粗暴，更劇烈的打門聲又起了，這回好像是馬

蹄在亂踢似的，聲音非常刺耳，我披上大衣，連扣子都來不及扣，趕快去開了房門。

這回對準我的手槍更多了！第一個走進來的是個又高又大的胖子，他的那一雙充滿了殺氣的眼睛，簡直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形容他的陰險，可怕！

「走，趕快穿好衣服跟我們走！」

這回是大胖子發命令了，老偵探站在他的後面，半點聲息都沒有。

「走到什麼地方去？」

我也大聲地問他。

「警察署！」我僅僅只把錢裝在口袋裏，什麼都不許帶，就這樣被一羣警犬押上汽車駛進了目黑區的警察署。

二 入獄的第一夜

汽車像風馳似的，駛進了目黑警察署。

陪着我一同坐在車裏的是那兩個高矮不同的偵探，他們都把手槍拿在手裏，真惡毒得比豬還可憐，這樣威風，試問有什麼意思，難道我還能變隻蚊子從玻璃縫裏飛出去嗎？

隨着他們走進了囚室，就聽到裏面有人啾聲嘆氣，有的人輕聲地叫道「對不起，我

要小便呢。」

走進了那扇大的鐵門，發現無數小的鐵門，過道上的電光照得每個人的臉都是蒼白的，完全像一副死人的面孔那麼可怕，要不是從他們的嘴裏還發出呼吸的聲音，有時也微微地翻動一下，那我真懷疑自己是走進了一座墳墓。

「把衣服通通脫下，快些！」

這是那個看守的命令，幾個跟隨我的偵探已經不見了，站在我前面的，僅僅是那麼一個面目猙獰的傢伙。

我只脫下大衣張開手要他檢查，他板起一張鐵一般的面孔，非要我脫個精光不可！這時我的眼裏冒出火來，心裏憤怒到幾乎一拳就要擊破他的腦袋。

「馬鹿，難道要我動手嗎？」

那簡直是一匹野獸，口裏說着，一隻魔爪居然真的伸到我的衣領上來了，我連忙自動地解扣子，只剩下最後一層裏衣，連襪子也脫了，袴帶，襪帶，當場就被沒收了，還在我的腋下重重地摸了幾下，好像那裏有什麼秘密文件似的，我想伸手給他兩下耳光，但一想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侮辱，還是暫時忍耐一下的好。

「好的，又來了一個伙伴。」

這是一個年輕小伙子的聲音。

「而且是個女的。」

「歡迎，歡迎！」

看守大聲吆喝了一句，暫時靜默了幾秒鐘，但不久接着又人說話了。

「喝！還是一位支那姑娘呀！」

那一定是一位中年人說的，聲調有點兒輕薄。

「啊，怪可憐的。」

看守第二次用罵聲止住了他們的說話，他把從我口袋裏搜出來的錢數了一數，把數目記下，然後連同鋼筆袴帶，襪帶都裝進了自己的口袋裏去了。

「進去！這是你睡的地方。」

他把靠左邊過道的最後一間房子的鎖打開了，我穿着襪子走進了那間只有兩鋪席的囚室，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略略地抬起頭來望了我一下又睡下了。

「你犯的什麼罪呀？」她輕輕地似乎很關心地問我。

「什麼罪也沒犯。」

我很坦然地回答她。

「那你爲什麼來到這裏的？」

「被警察抓來的。」

「他們爲什麼抓你？」

「我不知道。」

男囚室的人有的在笑，有的在議論紛紛，因爲這時那位看守大概是拿着我身邊的那些東西去交差去了，所以囚犯們能夠很自由地談話。

「你就睡在那個角上吧，不要老是翻身，房子太小，會碰到別人的。」
我沒有理她，當做聽不懂話似的我把視線轉向對面的男囚室。

「你沒有被窩嗎？」

她見我不理，又換了個話題。

「沒有帶來。」

「那麼你同她——吉子樣共蓋一床被吧，不過她是有神經病的，你得小心。」
這時吉子醒來了，她一古魯地爬了起來用着驚訝的眼光望着我問：

「你是誰？幾時來的？爲了什麼？」

「剛來的。」

「你是支那人嗎？」

她望着我的旗袍問。

「我是中國人。」

對面又發出格格的笑聲，還有人輕聲地說：「馬鹿，支那不就是中國嗎？」

看守回來了，那位神經病姑娘連忙躺下，我用手抱着膝頭，眼睛睜得大大地直注視着看守。

「喂！你爲什麼不睡？」

「不想睡。」

「你想誰呀？」

說完，他擠一擠眼，做着鬼臉，我立刻沉下臉來朝着神經病姑娘說：

「對不起，今晚請讓我一點被蓋，冷得很呢。」

「唔。」

對方並沒有什麼動作，只把眼睛往上翻了一下又閉上了。

看守就坐在我的對面，只隔一道鐵欄柵，他的一舉一動，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自然，我們的動作和表情他也看得最真切。我無論如何施用多大的壓力，也不能使感情平靜下來，我的額上老是那麼熱氣騰騰，內心像火一般發燒，我不能忍受這種無理的壓迫，我不懂他們憑什麼要抓我？難道說我不去歡迎那位傀儡簿儀，就算犯了法嗎？即使要抓，盡管由一個人把我帶去好了，爲什麼要浩浩蕩蕩動員一大隊人馬，左埋伏右隱蔽的鬼鬼祟祟故意表演一幕逮捕犯人的凶劇呢？

越想越氣，我連眼睛都不能閉下了。

「她很闊，還有好幾百塊錢呢。爲什麼不給我一點？我是爲了偷人家的米而坐牢的呀！」

這明明是一個老頭兒在比較遠一點的號子裏說話，起初看守只顧打盹，並沒有理他，但後來越說聲音越大，而且居然把手從鐵欄裏伸了出來。

「可憐我吧，多少給我幾個錢，讓我回家吧！」

聲音非常淒慘，我聽了幾乎要流下淚來。

看守走過去，拍的一皮鞭，只聽得哎喲一聲就再也沒有聲息了。

從鐵窗外吹進來的夜風，似乎特別寒冷，我用夾大衣緊緊地裹着身子，還不住地打着寒噤，我把腳伸進吉子的被內，頓時感到一股熱流傳遍了我的下身，不久，腿子上忽然奇癢起來，我抽出來在電光下一照，原來有兩隻大虱子在埋頭吮吸我的血液，這一看，可把我駭壞了，我寧可凍死，也不願自己寶貴的血肉再去喂虱子了。

我閉着眼睛期待着黎明。

這是多麼可怕的聲音，剛剛閉上眼，猛然聽到鐵門響的一聲開了，並沒有聽到說話，就那麼悄悄地牽去了一個犯人，大約不到五分鐘，那可怖的聽了使人戰慄的慘叫聲起了，我想一定是他受刑最痛苦的時候發出來的呼救聲，濺聲音，無論你是多麼想要睡

覺的磕睡蟲也會被驚醒來，於是接着樓下的犯人有的嘆息，有的說起話來，看守也離開他的崗位，往來過道巡查，而且不時地用皮鞭在鐵欄上亂抽，嘴裏咕哩咕嚕地罵着：

「靜些，靜些！誰鬧，明天就槍斃誰！」

其實，一點效果也沒有，鬧的聲音更大了。

死，在一個所謂犯人看來，是和睡覺差不多的，我在被捕以後的心境反而顯得非常平靜，不像前兩天一樣地爲了提防偵探來盤問或者檢查我的房子而不安，現在居然被關到監獄裏來，好像安定多了：這裏只有兩條路擺在前面，一條是死路，或者有那么麼一天我爲着爭取祖國的生存而被惡狗咬死，那時候，我將含着微笑，悄悄地離開人間，去度那永久的安息生活。另一條是生路，不久我從囚籠中放出來了，那時候，我好比一隻海燕那麼自由自在地翱翔在天空，我要像一陣風似的迅速地飛到祖國的懷抱，做着比過去更努力更緊張的反日工作。想到這個，我微笑了，我相信後面那條路一定在等着我去走的。

唉！那一天才是我恢復自由的時候？櫻花該還能看得見吧？和我約好了明天去看櫻花的那個朋友他們怎麼辦呢？是在車站老等，還是跑到我住的地方去尋找，也讓偵探捕了來呢？

一串串問題老在腦海中盤繞，精神雖然萬分疲倦，但怎麼也睡不着，眼望着看守在

不住地向桌子點頭，兩位女犯也呼呼地打着鼾聲，我的眼睛却越睜越大了。

——期待着吧，漫漫長夜，總有黎明的時候來到的。

等到最痛苦的時候，只好又這麼自己安慰自己。

三 會心的微笑

一夜沒有睡覺，並不怎樣感到疲倦，也許這是因為「精神作用」吧。

從鐵窗外透進一線模糊的曙光，看守帶着命令的口吻叫了一聲：「起來！」於是立刻每個號子裏的囚犯都起來了，也有些貪睡的，聽到命令一兩分鐘後，還在被窩裏留戀的，但他馬上要受到一頓嚴厲的惡罵。

每個犯人都先把自己的被窩整理好後擺在門口，立刻外面有一位值日的犯人來把被窩接過去鎖在另一間空房裏，在這裏的生活，比我在軍校受訓時還要緊張，連穿衣，掃地，洗臉，上廁所通通只有五分鐘，動作稍為慢一點，不是挨罵，就是挨打，良子（那位三十多歲的女犯）以為我沒有受過軍訓的，所以居然以老犯人的資格，教訓了我幾句：

「被窩要摺得很整齊，地要掃得乾淨，一切動作都得快，服從看守的命令，這裏不比在你的家裏，懂得嗎？」

我冷笑着點了點頭，表示「懂得了。」

被窩收起，房子打掃了之後，早晨的第二個課目是洗臉，上廁所，日本是有名的重男輕女的國家，在牢獄裏這種現象自然更表現得厲害，上廁所也得讓男犯先去，等到他們所有男號子的犯人都完了，然後再輪到女的，我們的囚室，正對着洗臉房和廁所，每個男犯走過我們的門口時總照例要「瞻仰」一下。

「喝！怎麼武田也來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當我看着每一個陌生的臉孔從門口經過時，忽然發現了武田，起初我還以為面孔和他相似的，但那一雙小小的近視眼，刺得像一個洋芋的禿頭，那一張小嘴，走起路來斯斯文文的態度完全是武田，當我們的視線接觸時，同時在臉上現出會心的微笑。想到昨晚我在他家裏的情形，一間溫暖的房子裏，有老年人的慈愛，青年人的笑聲，我們盡量地吃，盡量地笑，誰會想到不幸的命運降臨到我們的身上是這麼迅速呢？

他從廁所出來，再也不敢第二次窺我了，只低着頭加快着腳步從我的門口走過，我知道他是很機警的，爲了要使別人不看出我們是朋友，所以在表面上故意現得冷淡。

我的心又開始感到不安了！

我想武田一定是比我早到這裏的，也許正當我們在樓上談着爲什麼怕警察的時候，

警察早已埋伏在他房子的四週，我一出門，他們首先去逮捕他，唉！也許他的坐牢，原因還是爲了我。過去他雖然也坐過牢，但早已宣告無罪，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他的老母親怎麼受得了呢？越想越難過，恨不得有孫悟空的本領，變隻小麻雀飛到老太太的身邊勸慰他不要着急，我決不自己的事而連累到朋友的。

字是和我同時被捕的，他的臉色很難堪，我想告訴他不要着急，反正最大的犧牲不過是死而已，其實死又有什麼可怕呢？

這真是一種不能忍受的痛苦，被窩搬走了以後，我們坐在冷冰冰的席子上，眼望着

一排排的男囚犯走向廁所，自己再也忍不住了。吉子像發瘋似的拍着屁股說道：

「不得了，不得了，再不輪到我們，我要撒到身上了。」

「馬鹿，你難道連這一點都不能忍受嗎？」

良子罵她，她表示不服。

「你那裏知道，昨夜她（指我）和我同一床被窩睡，我受涼了，肚子痛的很厲害，我馬上要大便了呢。」

其實天曉得，我根本沒有睡，怎會連累到她呢？

良子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好像她聽到了一件什麼奇異的新聞似的，連忙向看守報告：

「石田樣，吉子要大便呢，快請你做個好事開開門，否則，她會撒到身上了，嘩嘩！」

「馬鹿，大便還要到九點呢。」

石田回答着，他手裏的皮鞭正落在一位穿西服的犯人身上，原因是他在廁所裏的時間太長。

我想，到底是日本人厲害，別國的監獄裏雖然也有一定的時間吃飯入廁，但從來沒有分出什麼大便小便來的，假使有一個人正在小便的時間裏要大便又怎麼辦呢？

剛想到這裏，我們的鐵門開了，第一個先跑出去的是良子，究竟她的本領大，警察對她是另眼相看的，不但限制她的時間，而且可以允許她在盥洗室梳頭，擦雪花膏，洗小手帕，吉子看她很久沒有出來等着急起來了，就大聲叫喊：

「不得了，不得了，我馬上要拉到身上了。」

這才喚起了良子的記憶，她要求看守開了門把吉子放出來。

天下還有比這更殘酷的事嗎？石田說吉子登在廁所裏的時間太長，居然把她牽出來了。

「請可憐我吧，我還沒有拉完呢，一會就好了，我是肚子痛呀，並不是有意拖延時間。」

可憐吉子的哀求終歸無效，石田那一顆鐵打的心，他是絕不會受感動的。

「我還沒有擦呀！」

天！半節屎還夾在肛門裏，居然被石田真的推出來了，她這時再也顧不得羞恥，一面走，一面擦着屁股，把那些髒紙丟在過道上哭哭啼啼的罵道：

「太沒有良心了，人家有病也不通融一下，難道我還在廁所裏玩嗎？」

只聽到一片嘖嘖的聲音，當然在這聲音裏包含着痛恨看守的無情與憐憫吉子的兩種意義，好在我是有胃病的，常常三五天不大便，但有時一次大便要花半小時以上的時間，我想總有一天也會遭遇到和吉子同樣的命運，想到這裏我痛恨看守的程度到了沸點，真恨不得一拳打死他。

走進盥洗室，沒有我的手巾，只好用兩隻手捧着冷水在臉上擦了一下，再用衣袖子揩乾，就算完畢了早晨的課目。

現在只等着點名，開飯了。

四 一天的生活

點名的時候，照例每個人都要規規矩矩地跪下，尤其女人還要把頭低得抵住膝蓋，好像在磕頭一般，我是中國人，自然不應該跪，而且更不高興低頭。查房的來了，當他

叫着二十六號的時候，我重重地回答一聲：「有！」不跪，也不低頭，點名的大概是看守長，他和三個跟着他走的看守用責備的眼光怒視了我一下，我也睜着大眼睛怒視他們。其中的一個爲的要討好看守長，所以故意罵了我一聲：

「今天原諒你是個初入獄的犯人，沒有打你，懂得嗎？點名的時候要跪着答應；聲音不能大，眼睛不能望我們。」

我當做他在放屁沒有理他，心裏想到方才的反抗，我在心裏勝利地笑了。

大概是九點鐘的時候，開飯了，每人一碗開水，一個辨當，（是盛飯的長方形的木盒子）比平時在火車上或者店鋪裏買的要少三分之一，而且盒子是那麼淺，如果是食量大的人，一個辨當還不夠他吃三口，照例飯的旁邊有一片小臭鹹魚和兩片黃蘿蔔，我是最愛吃黃蘿蔔的，因此把鹹魚送給吉子，良子似乎不高興，我了解她的心理，從第二天起這份臭禮物於是就輪到了她。

飯，簡直不能入口，米是霉壞了的，吃到嘴裏好像和泥土一般的味道，我嚼了兩口又吐出來。

「你吃不下嗎？那你只好挨餓了。」

良子說着，我苦笑了一聲。

「喂，尾田樣，你把這碗飯拿走吧，誰餓，誰就吃了牠好了。」

良子把我的辨當遞出去，立刻那個每天負捕地送飯責任的尾田走來把飯接過去送給對面一個犯人，我親眼看到的，那人端起辨當來像狼吞虎嚥似的兩口就吃完了，我心裏萬分難過，深悔不該把吃過了的吐在裏面，但在對方也許不但不責備我，還要感謝我呢。

飯吃過後，接着便是大便開放時間，這些看守們完全把人當做機器一般看待，以為飯一吃下去，馬上會變成糞的，這時那些有烟癮的犯人，於是趁着這個時候登在廁所裏抽一支或半支香煙提提神覺得非常舒服，的確，犯人們都嫌囚室裏的空氣太窒人了，所以只要把鐵鎖一開，誰都願意迅速地跑到廁所裏去換換空氣，雖然那是一種使人發嘔的臭空氣，但不知為什麼總覺得比在囚室裏輕鬆得多。即使是連小便也沒有的人，他也願意到廁所去打個轉，藉此運動運動，何況有些朋友同時關在裏面的還可以多看兩眼。大便過後，就是犯人們休息的時候，最苦的每個犯人從早晨五點至晚上八點不許躺下，只能兩腳後屈地跪着，邁着凶惡的看守值班時，他根本不許你閉一下眼睛打磕睡，自然更不許說話，在這種情形之下，犯人的痛苦可想而知，他們連流淚的自由都沒有，更不要說其他。

十二點是小便的時間，浩浩蕩蕩七十多個犯人來來去去，倒也非常熱鬧。

一個看來很精明的中年犯人，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丟了個紙條給良子，良子立

刻把它拾起來藏在衣袖裏，後來經吉子告訴我，原來那人是良子的情人，兩人都是東京的強盜，男的嚇嚇有名，女的也相當有地位，怪不得她穿得這麼講究，看守沒一個不他表示親善的。

有兩個穿西裝的少年不住地向我點頭，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們，良子問我是不是我的朋友，我說根本不認識他，一直到我過堂的時候才知道他們是韓國人，也是爲了溥儀這混蛋比我先入獄兩天，據一位姓金的說，他曾在法大和我同過學所以打招呼，其實我是連影子都想不起來了。

下午四點是開飯的時間，我仍然不能吃，只把那兩片蘿蔔嚥下去了，水是冰冷的，吃到肚裏，腸子因受了刺激，劇烈地痛了一下，我想，糟糕，從此我的胃病一定更要厲害了。

下午六點再開一次小便的牢門以後，一直要到第二天早晨六點才有出來的希望了，在這長長的十二小時當中，不知有多少人向看守哀求請他開一下門，但十有九次是被拒絕了，只有良子無論什麼時候需要開門，看守從來不拒絕的，和她關在一道的我，可說佔了不少的便宜。

在明亮的燈光下，躺在被窩裏看愛人寫來的情書，我想良子該是如何地高興，但當她看完的時候居然繃着眉頭重重地嘆息了一聲。

「今天去給你信的，是你的什麼人？」我故意問她。

「不許說，看守會聽到的。」

我用嘴向她示意，告訴她看守早已睡覺了。

「你有什麼難過的事嗎？」我又輕輕地問。

「沒有，你睡吧。」

究竟不愧為強盜的情人，良子的性格活潑而深沉，她不大說話，但一說，就沒有停止的時候。尤其令人佩服的，她在牢獄裏，好像住在幸福的家庭裏似的一點也不感覺不安或者煩悶，她的頭每天梳得很亮，衣服穿得很整齊，那一雙布襪子老是那麼潔白得像雪一般，出去過堂回來沾一點灰塵，她都要彈得乾乾淨淨才進囚室，吉子恰恰和她相反，愛說話，愚蠢，醜陋得像一個乞丐一般，她從小就生長在窮困的家庭，所以偷東西是她的拿手。也許因為受的刺激太多，現在居然有了很厲害的神經病，有時哈哈大笑，有時痛哭失聲，最有趣的是看守來調她去過堂時，她說：

「太客氣了，我的兒子們每天都要向我請安，真使我感到難受。」不用說，別的犯人聽了都會哈哈大笑，而她呢，可憐身上的傷痕又不知要增加幾許了。

記得是吉子挨打的晚上，她向我說了幾句深刻的話：

「他們說我犯了罪，我不知道究竟是誰犯了罪，他們說我是壞女人，我不知道是誰

使我壞的？這年頭，反正是強者的世界，既然不允許我們生存，爲什麼不把所有的窮人都殺光！」

這是日本社會的現象；由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口中吐出來的真言。是誰犯了罪，是誰使一位少女山窮困而瘋狂，由瘋狂而入獄，聰明的讀者，早就給她回答了。

五 『你是女兵嗎？』

這簡直是一個謎，已經坐了一個多星期的牢了，還不提我去過堂。整天只聽到鐵門開的叮叮噹噹響，一會兒傳甲，一會兒傳乙，良子和吉子也被審問過兩次了，只有我簡直置之不理，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想破了腦袋，也不能解答出來。

又進來了兩個新的女犯，都是二十多歲的年紀，面孔長得很漂亮。不用說，兩人一定都是犯的風流罪，她們好像很坦然的樣子，一點也不在乎，小小的囚室裏，擠的更不能伸足了，可惜這裏沒有一個是我的朋友，否則，偷偷地促膝談心，想來另有一番滋味。

看守來傳兩位新犯人去審，良子好像有意氣我似的說：

『人家剛進門就過堂，你來了這麼久也不理會，案情恐怕是相當嚴重吧？』

『瞎說，一定是沒有什麼可問的，所以才置之不理，如果嚴重，說不定一天還要過

幾大堂呢。」

我用嚴肅的態度回答她，吉子連忙接着說：

「不過堂多好，過一次要受一次罪，真是他媽媽的。」

聽到「她媽媽的」四個字，我想起了賽甫林娜的小說「第四十一」來；女主角馬柳特迦最喜歡罵這一句話，她是個理智與感情都很強烈的女性，爲了愛一個叛軍的官長，曾受到同志們的謾罵和侮辱，但最後她終於用手槍結果了那位軍官的性命，爲自己的革命黨除了一條害蟲，可惜吉子太不漂亮也太不聰明了，否則，我真想把她當做馬柳特迦看待呢。

看守又來開門，這回居然輪到我了，使我又懼又喜；懼的是怕受刑，喜的也許我這回的案情很輕，問幾句話就可釋放，但理智告訴我，在日本，入監容易出監難，決沒有那樣的便宜事。

隨着看守上了樓，正對着樓梯的那間房子便是審問室。

「借光。」

看守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門就開了，起身來開門的就是那天晚上去逮捕我的偵探長，他抬頭微笑了一下表示對我的歡迎，我看見房子裏只有他一個人，心想他的中國話也許說得很好，所以用不到翻譯。

他要我坐在他的右邊那條小凳上，他自己坐的是一張黑漆的旋轉椅，看守早下樓了，房子裏只剩下我們兩人。

「你是女兵嗎？」

他一開口就用日語問這麼一句。

「不是。」我用中國話回答他。

「這是誰的照片？」他也改用中國話了，但發音不正確，而且說起來好像很吃力似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他加重了語氣反問了一聲，眼皮往上一翻，表示很凶惡的樣子，連忙從右手邊的第一個抽屜裏拿出一本從軍日記來。

「這是誰的著作？」他氣憤憤地問道。

「我的。」

「那麼，這個武裝相不是和書上的武裝相一樣嗎？爲什麼你方才說不知道呢？」

「這是我的朋友，你看她的臉不是比我瘦胖嗎？」

原來他拿着的照片是北伐那年我在武昌黃鶴樓照的一個立着的單相，臉很胖，雄糾

糾地很有精神，書上的是一個全副武裝拿着槍桿瞄準敵人的相。（也有人說我是拿着槍桿在釣魚）其實聰明的偵探早已看出來是一個人的相，我的辯護，可以說毫無用處。

「了不起哪，女人也敢去當兵！」

他帶着譏笑的口吻說，我沒有理他，眼睛直注着抽屜裏，看他還拿出什麼東西來。

「林芙美子你認識吧？」

「認識。」

「她的照片並不漂亮，可是她的文章寫的很美呢。」

我很奇怪，怎麼林芙美子送給我的那張戴法國水兵帽子的照片，也到了他的抽屜裏。

「中條樣和神近樣都是你的好朋友嗎？」

這兩位女戰士在日本是被目為左翼作家的，所以我連忙回答他：

「我根本不認識他們。」

「不認識她們，你又說謊了，老實告訴你，她們寫給你的信都在我手裏，你還給她們的婦女朝日新年號寫過文章，你敢說不認識她們嗎？」

他的態度越來越凶惡了，但我非常鎮靜，不過心裏老是想不透究竟這些照片，書籍，信件是什麼時候被他們搜查出來的，這些東西都鎖在我的抽屜裏，鑰匙只有一個，

我老帶在身邊，每次從學校回來我總要檢查一遍，從沒有短少什麼，或者秩序混亂，那麼這些東西是什麼時候被他們拿來的？入獄之前還是入獄之後？

「你和郭沫若是好朋友吧？」

「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同是中國人，當然應該是好朋友。」

我的回答是有點使他傷腦筋的，他好像很生氣的樣子恨恨地又從那隻抽屜裏把我的日記簿拿出來，隨便翻開一頁，就看到用紅鋼筆的記號，有些地方加圈，有些地方用曲折號，也有用驚嘆號和疑問號的。我想，糟了，這多天不審問我的原因，原來是爲了想在我的日記上發現秘密，我寫的那許多咒罵他們的句子和參加婦人文藝社的座談會，以及和日本的男女作家往來通信等等，日記上都有記載的，豈不是不打自招了嗎？

我正在着急的時候，他翻出一段日記給我看。

「你還同岡田去千葉郭沫若的家裏玩過，你很同情他的遭遇，真不愧是郭沫若的好朋友呀，哈哈！」

他的猶笑，可怕極了，像一把劍似的那麼刺激着我的腦筋。

「請問，我究竟犯了什麼罪給你們抓來？」

我很嚴肅地問他。

「犯的什麼罪？你還用得着問我嗎？我們大日本的警察是不能隨便抓人的，你要不

是犯了妨害大日本帝國社會治安的罪，誰會抓你呢？」

「哼！見鬼，妨害你們的社會治安，這話從何說起？」

「不要裝傻了，好狡猾的東西，你是個共產黨的嫌疑犯，證據都在我手裏，你還敢賴嗎？」

「拿出證據來！」

我幾乎咆哮起來了。

「你的所有作品和信件，日記，都是證據。」

「笑話……」

我氣的差一點要罵「放屁」了，但理智告訴我如果這兩個字說出來，一定至少會挨兩隻巴掌的，於是我連忙改變了口氣。

「你這次來到東京，日本的文藝青年爲什麼要開會歡迎你，你演講時的照片和消息各報上都刊載着，難道這些你也可以抵賴嗎？你是位有名的女兵，你革中國政府的命，革我們日本帝國的命，還想革國際帝國主義的命，你的勇氣真叫人欽佩呀！哈哈！」

「是的，我曾經革過軍閥的命，但現在我是絕對擁護我們的領袖和政府的，至於你們貴國，如果不侵略我們，我們也不會無原無故來反對你們。」

「你說的很漂亮，「九一八」事變那年，你在中國留日學生會裏曾經痛罵過我們，

祕密地做過許多反對我們的工作，還記得嗎？你是我們驅逐返國的第一批留學生，想不到如今又來到我們日本了，真是自投羅網呀！」

「自投羅網，」在他看來也許我真是自投羅網，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明知第二次來日本是因多吉少的，所以改用謝彬，告訴所有的友人，給我寫信時千萬不要寫謝冰瑩。來到東京快一年了，從沒有人來查過住室，以為那幾本書和日記書信之類沒有關係的，那這次都成了犯罪的證據呢？」

書籍，信件，照片被他們拿去還不要緊，最痛心的是我的日記，爲了良友書局要我出一個選集，我把八年來從沒有間斷過一天的日記通通帶去了，想在課餘之暇把他整理出一部份來發表，做爲我人生旅途中的一點小紀念，誰知道這工作還沒有開始，這些用我的心血寫下的日記通通入了魔手呢？」

「今天是初次審問你，告訴你犯的什麼罪，你應該明白，一個犯人如果供出實話，沒有一句假的，那麼他是重罪可以減輕，輕罪變爲無罪，懂得嗎？可是看你今天的態度太不老實了，你裝聾做啞，處處狡辯，不錯！你的膽量大，是很令人佩服的，但你將來要被這膽大葬送你的生命的！快說，你是幾時加入共產黨的？現在担任什麼工作？日本青年的組織情形如何？快說，再不準你胡說八道了！」

我早知道他曾來這麼一套的，起初是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態度像很斯文，到

後來簡直像一匹野獸要吃人似的怒吼起來了。

「老實告訴你，我根本不是共產黨，你何必故意用那些話來恐嚇我呢？我不去歡迎你們所謂的「滿洲國皇帝」是事實，如果認為那是犯了罪的話，那麼請照法律制裁好了，何必噁哩噁嘶東扯西拉，給人頂一個這麼大的罪名呢？」

我知道日本軍閥是慣於用這個方法來陷害中國愛國的青年的，不但中國的青年，就連他們本國和韓國的青年，他們也都用這同一的方法來陷害他們，屠殺他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還能說什麼呢？只有把這條生命交給人類的劊子手，任他們去支配好了。

「回去吧！時間耽誤不少了，還沒有問到你一句口供，記着，下次審問時，就不是這麼客氣了，不受刑，你是不說實話的！」

他用手指按了一下電鈴，馬上一位穿青制服的偵探推門進來了，他恭恭敬敬地向偵探長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然後轉過臉來命令我：「走！」

回到囚室來，我沒精打彩地抱住了膝蓋打盹，我想閉下眼睛來養一養神，良子用她的膝蓋輕輕地碰我一下，像是很關心似的問我：

「怎麼樣？去了半天，問些什麼呀！」

「沒有結果，討厭死了。」

我心裏的確不耐煩，只這麼簡單地敷衍她。

「問一次就希望有結果，那有這樣的好事呀。」

吉子是老喜歡插嘴的。

「你究竟犯的什麼罪？」

良子又追問我這個問題，也許她急於想要知道好做爲和看守談話的資料。

「他說我不該反對『滿洲國皇帝』。」

「呀，政治問題，大概不要緊吧？」

「不要緊。」

我微笑着回答良子，同時自己安慰自己，究竟是否要緊呢？那只有天知道。

六 補襪子

看看襪子的後跟，越破越長了，我很着急，爲了沒有第二雙可以換洗，我真不知道要怎樣應付這個難關才好。

襪帶是在初入獄的那晚，就被沒收了的，因此襪統老是往下滑，滑下了，我又把牠拉上了，但是，一站起，牠又滑下了。不要說本來就是一雙不大好的襪子，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是新的，又怎能保得住不破呢？

「破了，你的襪子破了！」

良子已經對我說過兩次了，但我祇是望着她微微地一笑。今天她在吃完早飯後，忽然又注意到我的腳上來。

「你沒有帶襪子來嗎？」

她親切地問我。

「沒有！」

「有人會替你送東西來嗎？」

我知道在「東西」兩個字裏面，是會包含着襪子的。

「朋友們不知道我在這裏，自然不會送來。」

她重重地嘆了聲氣，我仍舊低下頭來默想。

良子現在居然成了我的好朋友了，她的年齡，據她自己說還只有二十三歲，但臉上的皮膚却看得出是個三十以上的中年婦人，她很會說話，善於表情，說得不文雅一點，她是個弔膀子的能手，一顆交際明星。她和每個看守都要好，連那個整天板着鐵一般的臉孔的巡查，見到了她，也不能不微笑一下。她的名子，所有男監的囚犯通通知道，這固然一半因了她是東京著名的女盜。其實呢，她實在太婦人，太有外交手腕了，誰都知道她在獄中是個有相當地位的犯人，她的生活似乎過得很舒服，吃的雖然和我們一樣，

但她可以多喝一碗味噌湯，（註一）或者一碗開水。晚上，她更是個特殊階級了，誰都任一顆頭在堅硬的冰冷的席子下滾來滾去，她卻有個用毯子做成的枕頭，她老喜歡注意人家的衣服，每次當她的視線落到我腳上的時候，我總感到一種無名的討厭，我覺得她的兩道視線就是輕視我，譏笑中國人骯髒的表示，好幾次當她望着我的抹布一般的襪子時，我就想對她說：

「如果我像你一樣帶了衣服來換洗，我的襪子也許比你的更白！」

然而我不能說，原因是她幫助了我一件大事情，誇大點說，她簡直救了我一半的生命，因此我不能得罪她。

又要去審問了，拖上那雙比我的腳要長二分之一的爛草鞋，走不到十步，就要掉落至少六七次，兩隻襪統垂下來當做掃帚，在上樓梯的時候，走在我後面的偵探，忽然踏着我一隻垂下來的襪統，我站了一下，他立刻罵起來。

「馬鹿，爲什麼不快走？」

「你踏着我的襪子了。」

我並不示弱，毫不客氣地大聲回答他。

「扯上來！」

真是混蛋，他不自己認錯踏壞了我的襪子，反而責備我沒有把襪統扯上來，我沒有

立刻執行他的命令，一直等到走進了警察長的辦公室，才彎下腰，把襪子往上一扯。

【Che！雅布列他！（破了的譯音）！】

另一位偵探，像發現了奇蹟似的望到我這隻破襪子輕蔑地Che了一聲，警察長連忙從我的頭上直看到腳跟，斜着眼，輕輕地左右搖擺他的頭。我知道在這些動作裏，一定包含着這些句子：

「看你這不愛清潔，不愛整齊的支那人，襪子這樣髒，而且破了……」

「警察長，可以允許我寫一個明信片給一位朋友，要他送幾件衣服來嗎？」

趁着這個機會，我大胆地問他。

「不能！」

【大烏 Apartment（註二）的匙鑰是在你手裏的，請你打發人去替我拿幾件換洗的衣來好嗎？」

「不能！」

「那麼我要什麼時候才能出去呢？」

「不知道！」

「可以借只針給我補襪子嗎？」

「馬鹿，不要嘍哩嚕囉！」

這罵聲，又是剛才那個踏我襪子的傢伙說的，他大概想要特別巴結警察長，所以故意裝出那副兇惡的鬼臉來。

審問完了，我垂頭喪氣地，一步步進了囚室。

好像受到了一個重大的打擊似的，僅僅只爲了襪子破了，就這樣惹起他們的輕視，他們的注意，真令人氣得發抖！我下決心要把牠補好，但是那裏來的針線呢？首先我誠懇地向良子借針線，她搖了搖頭，我以爲她沒有聽清楚，又伸出腳來，把破襪子給她看，告訴她是爲了補這個用的。

「不行的，牢獄裏不許有針線的。」

其實，我並不是不懂牢獄裏不許有針線的規矩，而是以爲她是個有「本事」的「特別」囚犯，應該可以弄到針線的。

「石田樣，我的襪子破得太難看了，請你借一根針給我補一下吧！」

碰了一個釘子還不甘心，我又再向那位矮而胖的看守請求了。

「馬鹿，你回大鳥去補吧，這裏誰借針線給你！」

爲了整天只聽到這些東西罵我做「馬鹿」，我真氣得頭上冒出火來，我想放開嗓子大聲罵着：

「馬鹿，馬鹿，你們才是真正的馬鹿，十足的馬鹿！」

然而這聲音，只能讓牠在我的內心裏咆哮。

沒有針線怎樣辦呢？眼看得襪子的破口一天比一天大起來了，昨天還只有三寸多長，如今快到一尺了，如果不趕快補好牠，整個地都會受到牠的影響而破完的。像吉子一般，索性把襪子脫下打赤腳吧，這雙尖尖的，曾經被母親用三丈多長的帶子纏過來的「改組派」小腳，又怎能出得衆呢？他們看了我的小腳外面，已經驚奇的了不得，如果眞的把一雙尖小的肉腳給他們看到，那是多麼丟中國人的臉呵！不能，我絕對不能這樣做！

那麼究竟怎麼辦呢？出獄既是遙遙無期，知又沒有第二雙襪子可以換洗，再不把破縫縫起來，還不知要受多少侮辱呢？

想着，想着，腦漿幾乎要迸出來了。但仍然沒有想到一個不用針線而能將襪子補好的方法出來。

我完全成了個瘋子，有時竟這樣想入非非：

——在這個年頭，只要思想前進，不甘願做奴隸的人，誰都有坐牢的資格，有坐牢的可能，那麼許多人爲什麼不預先藏好一顆針在衣縫裏，或藏好一張紙，一節鉛筆在鞋子底下，以預防坐牢用呢？最低限度，也該知道多穿雙襪子，多着幾件衣裳吧。

——蠢保，真蠢得傷心！

但當清醒的意識喚回了我的「傻想」之後，我又會自己罵起自己來。

哈！這簡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發明，是上帝賜給我，僅僅只賜給我的最聰明的智慧！我找到補襪子的方法了！不用針也不用綫，但我能將一雙破了一尺多長的襪子補好，而且我能補得非常美麗，非常結實，不到整個的襪子損壞時，牠決不會先破爛。

開晚飯的時間到了，我的心裏充滿着壓制不了的愉快，我端着「辨當」只是傻笑着，他們都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良子竟把我當做吉子第二，她以為我也有神經病了。自從入獄以來，從來沒有吃過這多飯的，今天把「辨當」內的飯，一顆都不留地通通吃光了。

我很從容地在筷子上撕下兩根筴刺來，一根大點的，當做牙籤，小的，就當做我在「刺」那間發明的針用。

我居然有這樣的本事，能夠不脫下襪子來，而能把牠補得好好的。

第一步，我先把襪子往下一拉，然後移轉方向，把腳跟放在前面，再翻過來，就在那破了的地方扯下了兩根長長的紗，再搓成線，於是工作便開始了。

這時良子吉子這兩位女犯，她們都眼睜睜地望着我，良子看見我扯下兩根紗來，就跟着急地說：

「更破了！襪子更破了！」

但我却滿不在乎地回答她：

『不要緊，立刻就要補好了。』

她還以為我在說瘋話，誰知我已經把一根小得像綫一般的蔑刺，搓成了一頭針，把線套在上面，就一針一針的鑽過去，因為襪子是鬆的，不像布一樣的緊，所以鑽時非常容易。

『聰明，謝樣真聰明！』

良子是第一個贊美我的，立刻他們三個人都笑起來了，看守忙過來問：

『笑什麼？』

『看她補襪子。』

良子向他嬉笑了一聲，於是看守不生氣了，他也把臉貼在鐵窗上望着我一針一針地在鑽。

『了不起！了不起！』

他帶着譏諷的口吻說着，我並不理他，只是小心翼翼地做着這件我認爲偉大的工作。

不到五分鐘，襪子完全縫好了，除了線粗一點外，其餘都可用『真針』做的一樣，沒有什麼缺點。當我縫到最後一針時，我像生下了一個雜產的孩子一般感到輕鬆，愉

快，精神上得着了無限的安慰！起初很擔心「針」會忽然折斷，或者線不夠，如今却一切如意了，上帝，這難道是你賜給我的智慧和機會嗎？

她們都用愉快的微笑，慶祝我的成功，我雖然當時沒有機會照到鏡子，但我相信那時的臉上，一定充滿了勝利的喜色的！

（註一）味噌，是日本的一種湯名

（註二）指我寄住在那裏的大島公寓

七 板壁上的標語

也記不清是入獄後的第幾天，因為閒着無聊，拼命地把眼睜開向監房的四週掃射，房子是兩鋪席的，除了靠東的那面是石壁，靠南的是鐵門和鐵欄外，其餘西北兩壁都是板壁，我初入獄的那晚，就睡在南面的鐵欄邊，以後就老是坐在那地方，沒有更動過。房子是那樣的低，站起來把手伸上去，就可摸到頂，我常常在坐得腿子發酸的時候，總是站起來伸伸腰，或者在斗室中走幾步，（但這要遇到只有兩三個犯人才行，如果坐了七八個，你簡直不能動彈）雖然每次要給看守罵一頓，但每一天至少也能偷偷地站兩三次。

猛然地抬起頭來，看到了用指甲刻在板壁上的一個標語——消滅一切帝國主義！這發現，真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時，還要驚異，還要高興！

無疑義的，這是一個日本人寫的，因為看字跡可以知道，我生怕這秘密讓良子她們知道了，假裝沒有看到的閉着眼睛打盹，我之所謂秘密，並不是害怕她們看到這個標語，而是害怕她們知道了我看到這標語後精神上所引起的興奮和快樂。

自從發現了這幾個有力的字以後，我的視線便整天在板壁上逡巡，我想一定能再發現同類性質的標語，或者其他的奇跡。

果然，在北邊的板壁上有用指甲刻的無數的「一」字，我知道這一定是犯人在記載着她曾經坐過多少天牢的日子，我想替她數一數，然而沒有機會，又在西北壁角上發現了這麼一行：

「友喲！我是完了！什麼希望都沒有了，你繼續我的工作吧！」

像突然地觸着電似的，看完這幾句話，我的心難過得幾乎要流下淚來，我想這人大概是判處死刑的，否則她為什麼這樣悲傷呢？

「繼續着我的工作！」由這一句看來，她當然是一個革命的女性。（這房子專囚禁女性的）。而且是一個忠實於工作的勇敢者，在她的呼吸沒有停止以前，她始終不忘記工作，不卸下她的責任，這樣的女性，中國很多，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少。

由她我聯想到中條百合子了，她是在我被捕之前入獄的，唉！她為什麼不關到這裏來？如果有一個認識的人在一起，生活一定不會這麼單調，這樣苦悶的。中條女士是一

個最勇敢最令我佩服的女性，她曾經兩次入獄，第一次在獄中死了母親，第二次死了父親，一個弟弟是早就自殺了的，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她，在和萬惡的環境奮鬥，雖然她能得到未婚夫宮本顯治的安慰，但究竟她的環境太慘了，可不是嗎？兩個人剛剛要實行同居的時候，突然又雙雙被捕，後來雖然經監獄的許可，允許釋放她們一天出來結婚，從表面看來，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假仁慈，其實誰不知道這恰恰暴露了他們的殘忍，狠毒與欺騙。

中條百合子的確是一個勇敢的女性，我還相信在日本，在中國，在世界上的任何國家，和她一樣或比她更勇敢的女性一定還有若干，想到這裏，我從心坎深處發出勝利的微笑了。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監獄裏又押了三個男的兩個女的犯人進來了，正在看守們手忙腳亂，良子她們站在鐵門邊看熱鬧的時候，我也乘機站了起來，去繼續找尋那些珍貴的字跡。

我照例先把視線平行看着，看完了再把頭抬起來往上看，然後低下來，呵！真了不得，這些是她們在睡不着的晚上躺着寫的吧，字跡是這樣潦草，有些說只寫半邊或一節的，爲了彎着腰不方便，我索性坐下來細細地欣賞。

「勞農解放萬歲，打倒帝國——」

第一個標語是完全的，第二個掉了「主義」兩字，大概剛寫到「國」字上面就因故停止了，再仔細尋去，盡是些犯人的名字，都是什麼「子」什麼「英」之類，但沒有一個姓名是完全的。有的有姓沒有名，有的有名沒有姓，只有一點是相同的，她們都把坐牢的日數記在名字的底下或左邊，有一個竟劃了好幾百個一字，我想此人未免太聰明，爲什麼不乾脆記上幾年幾月呢？但過後一想，她並沒有錯，也許當她初進來的時候，以爲幾天之內，就會釋放的，後來一天一天下去，而釋放的日子是遙遙無期，於是一字記號就因之而增加了。

真是奇怪，找遍了兩邊板壁，都沒有看到用鉛筆或粉筆寫的字，僅僅只有用指甲刻上去的一種，我自己也試着用大姆指甲刻了打倒日本——剛在刻帝字上而那一點的時候，猛然一只手掌打在我的背上，我大大地吃了一驚，忙掉轉頭來一看，原來是吉子這位神經病的姑娘在喊我去看新犯人。

「你在這裏做什麼？」

她像很嚴重地問我。

「什麼都沒做。」

也許是聽了我的回答不滿意，也許是剛才我的動作被她窺見了，所以居然蹲了下來，和我並排坐着。

「你剛才在這裏看什麼？」

天，她又這樣盤問起來，顯然她已窺破了我的祕密，她是一個可憐蟲，光就我常常分給她麵包吃的這一點上，我想她一定不會對我有什麼惡意的。

「我看到一個黑東西，好像南京蟲。」（註：日人呼臭蟲為南京蟲。）
我故意勉強敷衍她。

「瞎說！南京蟲是你們支那的，日本絕對沒有！」

她用嘲笑的眼光望着我，又嘻嘻地笑了，我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似的，重重地罵了一聲：

「混蛋！」

罵完，自己又覺得好笑，她是日本人怎麼懂得「混蛋」呢？

我想再責罵她幾句，却不料看守在開鎖了，隨即進來兩個年約三十左右的中年婦人，三個人的視線都落到新犯人的身上去了，但我心裏始終掛念着那個沒有寫完的標語。

第二天晚上，大家都呼呼地睡着了，看守也把頭靠在這桌子上打瞌睡，我輕輕地將手從那條發臭的被窩裏抽出來，故意在板壁上碰得響了一下，意思是要試探看守是否真的睡着了，他沒有動靜，我這才放心了，鼓着勇氣把帝國主義四個字續完了，又另刻上了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被侵略民族聯合起來」兩個標語。

在黃昏的電燈光下，我發現指甲已磨去了半邊，我興奮得再也睡不着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他只能因禁着我的身體，不能因禁我的思想和精神！看吧，這些刻在板壁上的字跡，正代表着一切革命囚犯的精神，一切革命囚犯的思想，總有一天，這些字跡都會兌現，都會變成一顆顆炸毀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階級營壘底炸彈。總有一天，凡是曾經在監獄裏住過的叛徒都做了世界上的主人，而他們這般因禁我們的劊子手，却都死在我們的刀槍之下，忍耐着吧，爲光明的未來，在漫漫的長夜裏我們忍耐着吧！

八 摺草紙

也許是命運註定我生來就是一副賤骨頭，不但不能閒着過一天日子，甚至連一小時都不能過。

來到獄中，最使我難過的是整天望着鐵窗，望着看守和囚犯的面孔過日子，人，究竟是人，不能像豬一般吃了又睡，睡了又吃，總得有點事情做做才行的。

——這日子過得多麼蠢，多麼浪費，而又多麼無聊！

「喂，拿去！」

一個身長不到五尺，臉長得像一個南瓜似的大塊頭看守這樣對良子大叫了一聲之

後，隨即遞過一束厚厚的草紙，良子雙手恭敬地接了過來，又投給大塊頭一個媚笑，對方似乎是很愉快地接受了，連忙把視線移向前方。

在這一束草紙裏面有四方形的，也有長方形的，論牠們的顏色和質料，有潔白得像宣紙一樣，也有透明得像玻璃紙一樣，薄得像描畫紙一樣的，還有些和我國的毛邊紙相彷彿，不過顏色不同，帶點淺灰色而已。

良子把這些不同形式，不同顏色的紙，兩張一摺地摺成四方形擺在跪着的膝頭前面，她摺得非常之快，而且很勻整。

「摺這些紙幹什麼？」

我把頭伸過去輕輕地問她。

「馬鹿，你沒有屁股的嗎？」

良子還沒有回答，却不料大塊頭居然說出這麼一句混帳的話來了。

於是良子笑得把頭靠在膝蓋上，很久抬不起來。

我恨極了，真想吐一口唾沫在大塊頭的臉上，但是轉念一想，何必呢，既然來到了這裏，這些東西，自然不會把你當作人看待，一切侮辱，你都暫時忍耐着吧！

眼巴巴地望着良子在那裏摺得怪有味道的，自己難過極了，我要求良子分一點給我來摺，她却很不客氣地拒絕了我。

「不，我快要摺完了呢！」

不到十分鐘，她真的都摺完了，像小偷似的，她望了一下大塊頭又望了一下我，然後用最迅速的動作偷了一疊摺好了的紙藏在袖口裏，大塊頭並沒有看到，於是她也照樣地喊了一聲：

「喂！拿過去！」

這回大塊頭沒有笑了，爲的對面第七號監房裏正有一個犯人在叫着肚子痛，要求他開一下鎖，他要去大便。

「馬鹿野郎，剛才你大便了，又要大便，你是尿桶嗎？」

雖然他在大聲地罵着，但對方的要求仍然沒有停止，回房的也在替他證明確實是因爲受了涼，肚痛肚瀉，不得已大塊頭開了鎖，而且遞給他兩張紙，這是剛才經過良子的手一張張地摺好的。

「在日本做犯人真幸福，有這麼好的草紙享受，而且是別人摺好的。」

我差一點這樣說了出來。

本來獄中的規定，每次大便，只許犯用兩張草紙的，但因爲紙太薄，所以誰都拿兩疊或三疊，有些因爲需要紙擦鼻涕，吐痰或做其他用處的，在大便時總想多偷幾張藏在身上，但常常會被看守發覺，而施以幾個重重的大耳光。

我是有便秘毛病的，老是五六大天不大便，但每天上午九點鐘，在開放大便的時間內，我照例要去廁所打個轉身，其目的就在拿幾張草紙，好做揩鼻涕之用。

天！好機會來了！居然摺草紙的工作，也有落到我手上來的一天！當那個瘦瘦的看守遞給我一大束草紙時，我簡直快樂得要流出眼淚來了。

「你閒着沒事就摺摺草紙吧！」他小聲地說着，末了又加上一句：

「知道摺嗎？兩張摺一起。」

「知道的。」

我也輕輕地答應着，隨即解開席草來摺給他看，他點了點頭，就起身到前面監房裏巡查去了。

這簡直是上帝給我的好機會，良子過堂去了，吉子正在角落裏呼呼地打鼾，看守也不在，難道還不好「那個」嗎？於是腦子命令着我的手，立刻拿一疊質料比較堅固而顏色又很白的紙塞在屁股底下，又怕等下站起來被看守看見了，連忙又把紙塞在大衣的口袋裏。

——不行，等下去過堂，萬一被他們搜查出來，那怎麼辦呢？

正在拿着這點「贓物」無法處理的時候，剛才拿給我草紙的那個看守轉來了，駭得我魂飛魄散，只好把牠丟在一邊，當做若無其事的很鎮靜地繼續着工作。

我想我不能太老實了，如果真的一疊只有兩張，未免對於難友太苛刻，我下決心要三張一疊，甚至紙太薄的五張六張都可，但又害怕看守發現了，只好先疊一些兩張的擺在上面。

我又想到男女實在太平等了，同是犯人，爲什麼摺草紙的工作不要男犯做，而偏偏都交給女犯，但我並不想提出來向看守質問，老實說，我還生怕他不給我做這件工作呢。

起初我滿以爲日本監獄究竟要比中國的文明，連草紙都用這麼漂亮的，其實不然，看每紮草紙的第一張上面的名子——加藤，井上，山本……等等就知道這些紙是犯人的家屬或朋友送來的，由這些不同種類的紙裏面，可以知道誰是環境好的，誰是壞的，我把這些紙分爲四類，第一是那三十錢一紮的頂上等的紙，第二是二十或二十五錢一紮的中等紙，第三是十錢一紮的中等紙，第四是那些淺灰色的下等紙了，我因爲常用這紙，所以知道得很清楚，每九錢可以買到二百張，這一類，大概是很窮苦的人家送來的。

自從發現了草紙上有姓名的時候，我突然連想到兩件事情：第一，犯人有家屬或朋友在本市的，自然可以按月送草紙來，但假若像強盜小偷之流，有些是無家在此，或者是有家也送不起紙的；又如我一樣，顯然沒有人送草紙來的，在東京的朋友雖然很多，但他們現在根本不知道我被關在什麼地方，即使知道，也會只送吃的東西，而不會想到

草紙，何況自從入獄以來，根本就禁止我與友人通信，接見，自然不會有雜送東西來，那麼我就只好『共』草紙的『產』了，假若有一天，草紙都被用完了，而外面又沒有人送進來，那麼怎麼辦呢？監獄花錢去買，還是讓犯人的屁股都不擦，或者下令禁止他們拉屎？

第二，爲什麼送草紙來的人不在中間的任何一張紙上寫幾句話或幾個字，使無論那個犯人拿到這張紙而得着一點意外的安慰！

我想在紙上寫些標語，讓拿着這張紙的犯人在腦海中掀起一個波浪，但又覺得太冒險了，即使不被看守發覺，也許會遇到一個反動的犯人而去告密，那可糟了！再說事實上也不可能，一來沒有鉛筆，二來看守不是眼睜睜地在望着我摺嗎？

正在做這樣想時，吉子醒來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望見看守在翻開一本什麼書看，連忙抓了一疊紙塞在袖口袋裏，我當着沒有看到一般的讓她拿去，自己也趕快把剛才拿好了的紙仍舊塞在屁股底下。

良子進來了，她看見我在摺草紙，用一種羨慕而又帶幾分嫉妒的眼光釘着我問：

「誰交給你摺的？」

「他！」

我用嘴往後看守那邊一啜，她生氣地望也不望就跪坐下來了。

很久，很久，我都想不出究竟她爲什麼不高興的理由來，大約平時關於摺紙的工作，總是由她一手包辦，這自然對於她只有利而無害的，一來可以消遣，二來借此可以揩油，何況她和她的強盜情人通信，需要資料特別好的紙，這自然只有在摺紙時可以弄到。

我完全了解她的心理，在把摺好的幾疊草紙交給看守之後，連忙把我留下的那些分一半給她，她這才笑嘻嘻地說着：

「謝謝，謝謝。」

九 鐵窗外的陽光

天還沒有亮，就聽到外面有嘈雜的脚步聲，以前幾天沒有留意，到今天才知道箇子外面就是操坪，每天早晨有警察在那裏早操，聽到叫子吹着「一二一」的聲音，我憶起了自己當兵時代的生活，也憶起了我們中國士兵的精神，雖然有時他們在冬天還只穿着單衣，但出起操來，他們是很威武的，比起那些只會穿呢子制服着皮靴的日本兵來，中國兵的確要偉大多了。

由鐵窗外射進來一線鮮紅的陽光，照在盥洗室的門檻和看守的後腦上，入獄以來這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美麗的景緻。我用什麼文字來形容牠呢？牠的光輝是那麼光明，那

麼鮮豔，那麼溫煦而多情，那麼使人一見便得着無限的安慰，我望着牠，癡癡地像期待着我的愛人似的那麼熱烈地期待着牠也能照耀到我的臉上和身上。

誰見了牠不感到溫暖呢？誰見了牠不感到輕鬆愉快呢？本來一顆冰冷的心，一見陽光，便立刻熱了，對於前途也充滿了光明燦爛的希望。

不是一個失掉了自由的人，誰知道自由的重要？不是在黑暗中生活過的人，誰知道陽光的寶貴呢？

我，簡直像一個瘋狂的人，癡望着那一線，僅僅只有一線從鐵窗外射進來的陽光嗟嘆着，悲哀着，唉！幾時我才能整個地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中呢？

那看守，說得過火一點，他的腦袋完全像豬的腦袋一樣，眼睛是那麼小，嘴吧是那麼長，為什麼可愛的陽光偏偏晒在他的腦袋上呢？真冤枉極了！

這時他低着頭在打盹，發出像牛叫一般的鼾聲。

「唉！多麼好的晴天，看櫻花的人，不知道是怎樣熱鬧啊！」
良子輕輕地自言自語。

「今年你還沒有看到櫻花吧？」我同情地問。

「沒有！來到這裏一個多月了呢，真倒楣。」

「哈哈，良子樣想情人了呀，去年這時你和情人在櫻花叢裏擁抱着，接吻着，該

是多麼高興，今年呢？唉！兩人都在監牢裏受罪，嘿，嘿，我還以為只有我一個人坐牢的，誰知道你們都陪着我，哈哈……」

吉子真的發起神經來了，她的尖銳的笑聲，驚醒了豬腦袋，（這名字是我替她取的。）於是一頓惡罵連我們都牽累上了。

「有神經病的人，應該和我們隔離，關在一起，她闖出禍來，老是怪我們，這成什麼話！」

良子又撇嘴了，豬腦袋聳一聳肩，擠着眉眼向她媚笑着，於是吉子又氣得瞪着大眼睛恨恨地望着良子。

這一幕使人又好笑又生氣的醜劇，又把我想念陽光的思潮攪亂了。

另一羣看守走了進來，他們押着一個犯人，手和脚都用繩子綁着，看守把他一脚就踢到我們的門口坐着，臉上塗滿了血跡，一定是剛受過刑的，那犯人垂頭喪氣地坐在那裏，突然一陣像風雹似的刺棍在他的臉上亂抽着。

犯人睜大着充滿了血和恨的怒眼，惡狠狠地望着他們。

「血都被打出來了，還不住手嗎？」

同情心應該是每個人都有的，良子這麼說時，石田瞪着眼回答她：

「女人家懂得什麼？他是朝鮮的革命黨呀！」

啊，怪不得看守們這麼虐待他，原來他是個朝鮮的革命同志，我起初還以為又是什麼強盜小偷之類，所以沒有十分注意，一聽到革命黨，我的同情心更加在內心燃燒起來，於是特別留心他的容貌和他的表情。

矮小個子，穿着一身藍色上裝，人很像精明能幹的樣子，當刺棍在他的臉上一起一落時，他好像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有時打得太痛了，他未免也要閉一閉眼睛，咬一下牙根，但當看守的手一休息，他又恢復那種從容的常態了。

無數的小血流，從他的額上，臉上往下流，我長到這麼大了，看真正的血流這還是第一次，鮮豔的陽光，這時正射在這位革命志士的臉上，他睜開眼睛望了一下陽光又閉着了，可敬佩的異國友人喲，你是喜歡陽光晒在你的身上，還是討厭他的光芒刺激着你睜不開眼來？

因為他的雙手被繩子反綁着，所以只能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鮮血一串串往下流也不能揩拭一下，我的心絃顫動了，我比自己臉上淌着血流還要痛苦，我想替他痛哭一場，大聲叫喊：

「沒有人性的畜生呵！他是個革命志士，也是為你們這些奴才謀解放的人類底戰鬥員，你們為什麼絲毫同情心都沒有，居然還忍心毒打他，你們難道是狼心狗肺，涼血動物嗎？」

然而，這些話，又只能讓牠在我的腦子裏燃燒，在這種環境裏，難道還能讓我說出來嗎？

最後，這位勇敢的志士，居然咆哮起來了，他用日本話大聲罵着，他的血嘴張開得那麼大，好像一口要吞進這幾個野蠻似的令人可怕，然而這引起了他們的憤怒，立刻一幕更慘酷的血刑又開始了，看守把他的頭踢在牆壁上發出嘖嘖通的響聲，他那痛苦的表情，使我真的流下淚來了。

「唉！人家的頭，給你當做皮球，也實在太殘忍了。」

吉子也不住地搖頭，她的眼裏似乎充滿了晶瑩的淚光，多麼珍貴的同情呵！

他被推進四十八號的囚室去了，手腳上的繩子仍然沒有解開，許多同情的嘆息，隨着看守的鎖門聲靜寂了，我的心還在不住地狂跳，血液循環得更快了！活的真正的血流給我的印像太深了，尤其可怕的是當陽光照在他底血臉上的時候，他的肉顯得更慘白而血流却變得更紅了！

——這難道不像一副鬼臉嗎？

我的心突然又感到恐懼起來。

他走了之後，地上留下了一堆斑斕的血跡，這些血跡在太陽的光線下，似乎變成了一座血的火山，一條血的河流，牠們在燃燒，在爆烈，在滴湧，在奔流，火山會埋葬日

本帝國主義者的屍身，河流會淹沒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巢穴，於是我對着這些寶貴的血跡微笑了。

不久，陽光消滅了，囚室裏頓時黑暗起來，過道上陰森森地好像換了一個地獄的境界，那些血跡已經凝固得變成暗黑色了。我又記起那位爲革命而忍受一切苦刑的志士來，他太可憐了，大概這時候臉上的血流還沒有停止，而陽光已經悄悄地溜到了鐵窗外面。

從此，我永遠忘不了那一縷從鐵窗外射進來的陽光，也永遠忘不了那些在陽光中顫動着的血流，更忘不了那一位爲韓國獨立而堅苦奮鬥的志士，祝福他現在還健在人間。

一〇 生與死的掙扎

整整地一個星期沒有吃飯了，胃病一天比一天厲害，好容易向看守要了兩片麵包來，吃了四分之一又不能嚥下。也許是好幾天以前的，麵包的味道都變成了酸溜溜的。開水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幾次要求看守替我買幾個梨來救命，除了挨罵以外，梨子仍然沒有。

那兩位漂亮的女人今天出獄了，接着來的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她的個子很高，臉長面瘦，現得非常和善，她犯了什麼罪，誰也不知道，也不好意思問她，她一進來，

我們三個人都對她肅然起敬，好像她就是我們的母親，我們都是她的孩子，坐下來，她望望我們，眼裏含着淚珠，不知道是她自己傷心，還是同情我們的遭遇？

「這裏是幾時開飯的？」老太太問良子。

「每天兩次，早飯已開過了，晚飯還要四點呢，你感到飢餓嗎？」

「不，我想你們在這裏一定是怪可憐的，可以允許家裏送飯菜來嗎？」

「不能的，謝樣病了一星期不吃飯了，有很多錢存在警察長那兒，要求他們買點水果都不許可哩。」

良子的話，引起了老太太對我的注意，於是她開始和我談話了。

「你是什麼病？姑娘！」

「胃病，已經五天不大便了，什麼都不想吃，只需要喝開水吃水果，這兩樣東西對於我真比吃藥的功用還來得大，但是從那裏得到呢？」

「唉！……………」

那兩顆藏在她眼睛裏的淚珠，終於掉下來了，我相信這是爲我而流的，我感激她，真想抱住她叫一聲：「媽呵！」

雖然這多天不吃東西，但我並不感到饑餓，最痛苦的是渴時沒有水喝。有時乾得太難受了，真想喝人家的小便。

——那些王八大概是想用這個方法致我於死命的，倒不如自己解決自己的好。

我想到自殺了，明知道這是弱者的行爲，而且連子彈都不需要他們消耗一顆，我就了結自己的生命，未免太便宜了他們，同時也太賤視自己了，不過，活下去吧，坐監的生活是人間最殘酷最痛苦的生活，何況又是在病中。

精神一天天衰弱，站起來頭就昏了，四周的人物和房屋不住地旋轉，眼睛裏常有許多金星在飛舞，我知道如果就這樣生活下去，不出一星期，生命也就得告結束了。

——爲什麼一定要等待劊子手來宰割你，把你的屍體露天在草地上示威，普通的犯人，病了都有權利要求看醫生，獨我沒有，這不明明告訴我，他們是故意用這絕食的毒辣方法來陷害我嗎？死吧，還是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來得痛快。但是用什麼方法自殺呢？除了用自己的手扼住喉管，斷絕呼吸而外是沒有別的法子的，啊，用自己的手來殺死自己，究竟爲的什麼呢？替敵人省下一顆子彈是小事，殺死中華民國一個堂堂皇皇的國民，而且是日本軍閥的仇敵，一個反帝的戰士，我對得起國家嗎？對得起生我育我的父母嗎？……

人到最痛苦，最悲哀的時候，往往會特別想念他的父母。在獄中生病的這個期間。我每晚照例要爲思念父母而流一次淚。他們如果知道他的愛兒在異國受到這種侮辱，這種無理的壓迫，一定要痛哭流涕，咬牙切齒的！爲了我還要孝敬我的茹苦含辛地撫育我

的雙親，我又不想自殺了！

——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爲什麼要死在日本這個充滿了罪惡，充滿了火藥味和血腥氣的醜惡國土呢？他如果真的要殺掉我，那我只好讓我的靈魂飛回可愛的祖國，而幾根枯骨就任他們拋棄了。但如果事情不至於這麼嚴重，不久我能夠恢復自由，我仍然是一位反日的戰士，而且比過去更英勇，當我回到祖國的懷抱的時候，我要更大聲疾呼地喚醒那些麻木的同胞，使他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是如何可憐，有那麼一天我站在東北的松花江上，對着飄蕩在晴空裏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高歌着勝利的曲子，那時我是多麼快樂而驕傲啊！

想到這裏，我又充滿了生的希望，我覺得生命是無價之寶，有了生命，便有一切，只要我的呼吸不斷絕，存在世間一天，我總要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奮鬥一天——奮鬥到直把牠消滅爲止。

那個老太太見我整天不說一句話，她很傷心地常常撫摸我的手。

「唉！要是你也穿和服的話，可以把手掌藏在袖子裏，唉，怪可憐的，手部凍冰了。」

有一天黃昏，老太太這麼真摯地對我說。

「袖子大小倒沒有問題，主要的原因，我穿的衣服太少了。」

「爲什麼來時不多穿一點？」

「警察不許我多穿。老太太，你是爲的什麼到這裏來呀？」

我趁着看守在痛罵一位因鬧肚子而把屎撒在身上的犯人這樣問她。

「說來太痛心！我的一個六歲的小女孩被一位無賴的少年強姦了，她現在還躺在醫院，昨天已經是奄奄一息了，今天，不知道她是否活在人間？」

說完，她的眼淚像泉湧般流下來了，使我也陪着她滴了幾點同情之淚。

「凶手抓來了嗎？」

「抓來了，方才我還看到他呢。」

「唉！『大日本帝國』還像個國家嗎？五六歲的女孩，也有遭受到被侮辱的危險。」

我高興極了，孩子雖然可憐，可是後面那三句話出之於日本人嘴裏，我覺得特別深刻而有力。

啊，強姦五六歲的孩子，這是日本人的文明，也是日本人的人道。

一 第二次審問

仍然在我初次審問的那間房裏，但審問我的人却換了一個矮個子。他那一撮小鬚，和我們在日本仁丹上看到的商標一模一樣，穿着一身西裝，看樣子還是新做的，皮

鞋也擦得亮光光光的，嘴裏含着一支雪茄，在房子裏來回地走着，看見我老站着不動，他微笑了。

「坐下吧，這裏的生活還過得來嗎？」

「很好很好，謝謝你們的優待。」我毫無表情地回答他。

「病好了嗎？聽說你想吃蘋果，這個可以辦到的，喂，加田，你快去買兩個蘋果來吧。」

立刻，那個被叫做加田的警察開了門出去了，不到五分鐘，兩個又大又紅的蘋果遞到了我的手裏，我緊緊地握着牠，好像握着愛人的手似的。

「現在就吃了牠吧，不要客氣。」他假仁假義地說着。

我本想帶到囚室裏去吃，但一想到那裏邊有這麼多的人，一人分一塊，落到我自己豈不也只能分到一小塊麼？於是就真的吃起來了。

唉，蘋果的滋味實在太鮮太美了，我又想一口吞下去，又想把吃下嘴裏的蘋果吐出來重新咀嚼一番，嘴裏乾的快要冒火了，把兩個蘋果吃下去還感到不足，當我最後一口嚥下去的時候，他開始發問了：

「你爲甚麼老不滿意敵國，寫些漫罵敵國的文字，敵國沒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們留學生？」

我覺得他問的太幼稚太無聊了，不覺好笑起來。

「沒有的事，你們根據什麼說我反對日本？」

「你的書信和你的作品，日記，那一樣不表示你的反抗性呢？頂呱呱，你真是中國偉大的女性。」

他把大拇指一伸，做着一副難堪的鬼臉給我看，我把眼睛望着天花板，他氣得拍起桌子來。

「你不要假裝這副從容不迫的神氣，你知道你犯的重罪是多麼嚴重嗎？你在武田家裏開秘密會議，你參加神近，中條她們的組織，你引誘日本的文藝青年走向左傾的路上，你這個厲害的傢伙，到了我們這裏還敢不承認嗎？」

「承認甚麼？你的話我簡直一句也不懂？」

「聽不懂？那麼，李樣，請你翻譯給她聽吧。」

所謂「李樣」也者，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他出賣了祖國，出賣了同胞。他在這裏担任書記的工作，起初，我還以為是個日本人，並沒有留意，誰知這時他却當起翻譯官來了。

「法官的話說得很慢，你爲什麼說不懂呢？你不要跳皮，到這裏來的人越老實越好，你究竟在武田家裏開過幾次會？討論過一些什麼事情？參加的有些甚麼人？神近樣

來看過你幾次？竹內樣他們組織的中國文藝研究會，你出席過幾次……」

真不愧爲一條忠實的走狗，這位我們貴國的同胞居然也這麼盤問起我來了。

「神近樣嗎？我根本不認識！」

「你不是給她們的婦人文藝寫過文章嗎？」

仁丹鬍子連忙插嘴說。

「那是她們翻譯我的一篇小說，我那裏能用日文寫文章？」

「你這傢伙太不老實了！」仁丹鬍子幾乎咆哮起來，你說你不懂日本話，爲甚麼能用日文和神近樣她們通信呢？」

「你怎麼知道我用日文和她們通信？」

「你給她們寫的信，我們都存下底稿，你要看嗎？那是你的親筆。」

這時我不能不佩服日本偵探的厲害了，他們居然在檢查書信時還把原信照下來，並不沒收，也叫收信人看不出半點已經檢查過的痕跡。我寄回上海的幾篇通訊稿，現在都到了他們的檔案卷裏，唉！好厲害的傢伙！

「那是朋友代我寫的。」

停了片刻，我氣憤憤地回答他。

「喂！究竟你和武田是幾時認識的？在他們團體裏擔任什麼工作？」

「團體？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我只認識他個人，並不知道他有什麼團體。」

「我問你！你爲什麼要從阿佐ヶ谷搬到下目黑來？」

「爲了我和武田樣交換教授便利一點。」

「你真教過他中文嗎？」

「當然！你可以問他，難道還是假的嗎？」

「武田樣已經是第三次犯罪了，你難道不曉得和他做朋友是很危險的事嗎？」

聽到這裏我微微地笑了，我覺得上面那一大串都是使人發笑的愚問，他並沒有抓住問題的中心，更沒有找到我反動的證據，徒然例行公事地花費一些時間和口舌，有什麼意思呢？

「當然不知道。我只曉得他的日文很好，而又很高興學中文，恰好我正需要一個這樣的人教我日文，所以我們的交換教授就這麼開始了。」

你們名義上是交換教授，實際還不是因了某種工作關係的原故，老實告訴你吧，武田已把你的一切行動都供出來了，你還這麼拼命替他隱瞞，替他辯護幹什麼？」

我知道這是牠們的手腕，故意用詭計來哄騙我的口供。我絕對相信武田決不會出賣朋友，胡說八道，他的內心一定比我還痛苦，可憐他的坐牢明明是受了我的拖累，如今他們硬說我是受了武田的影響，真是顛倒是非，太冤枉人了。

「這裏有一個問題請你答復我，你來東京的目的是什麼？」
仁丹詰子的問話，越來越莫明其妙了，我真懶得理他。

「還不是爲了求學嗎？」

「求學？說得那麼好聽，你明明是被派來做祕密工作的，所以有那麼多的朋友，有那麼多的地方給你寄雜誌來。你在「一九一八」事變那年在我們這裏留學的時候，曾當過中國留日學生會的監事，而且你是被我們驅逐回國的，想不到如今又來了，你的胆子真不小，不過這回却不能那麼輕輕地放你回去了。」

「驅逐回國」這四個字像一把刀刺進我的心裏。五年前那一幕慘痛的回憶又鑽進了我的腦中，本來是不想再來日本了的，但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觀念的我，居然又真的送到虎口來了。還有什麼可說呢，命運註定我要受這些洋罪，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好的，你始終不肯把實話供出來，你以爲本事大。明天我要你看看我們的本事！今晚你回去仔細想一想，到底是老實的供出來好呢？還是用滑頭的手段欺騙我們好呢？」
我從這時起就決定不回答了，我應該養一養神，好做明天的準備。明天，也許是個很嚴重的日子，說不定生與死的決定就在明天！

「一個女人不好好在家做個賢妻良母，却跑到外國去胡鬧，中國有這樣的女人，我

覺得這是中國的羞恥！」

「放屁！這是中國的光榮，他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熱愛着她的兒女，他們不願做亡國奴，願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到底！」

拍的一個耳光，落在我的左臉上，我倒退了一步，左臉像火燃燒着一般，熱的我不能忍受，我的眼裏冒着火花，身子實在支持不住了。正在下意識命令我也舉起手來還擊那矮鬼的時候，却被看守推出門外了。

更大的侮辱從今天開始了，我不傷心，也不流淚，我要更勇敢，更堅決，寧願死，絕不能屈服。

我咬緊着牙根渡過了最悲憤的一夜，我冷靜地期待着第四次也許是末一次的審判來臨！

一一一 受刑

我用什麼來感謝良子呢？她居然借給我那一節寸長的鉛筆寫了幾個字給字，告訴他是怎樣口供的。

那是四天前的事了，我發現良子的大秘密，早晨和晚上她照例要坐着假裝打盹，而兩只手老是在袖口掩護下有蠕蠕的動作。我很奇怪，除了寫信而外，她還能做什麼呢？

但是寫信，筆又從什麼地方來呢？而且我仔細凝望了很久，並沒有發現她有筆，那種動作也並不像在寫字，這裏，我不能不佩服她的那種超人的鎮靜態度，她寫了幾行字又抬頭來起打一個哈欠，或者兩手張開伸一伸懶腰，有時又真的閉起眼來假寐，就在她那半開半閉的眼簾下，迅速地繼續着她的工作了，起初我還以為她是用頭上的髮針在紙上刺字，後來他借給我用時，才知道是一節真的鉛筆。因為沒有刀的原故，所以寫平了時就用牙齒把木頭咬掉，周圍的齒痕像鋸齒一般，非常有趣。

「良子樣，你可以借給我用一下嗎？」

當我發現了她的祕密後就這麼大膽地向他要求。

「可以的，不過你要機警，如果給看守知道，那就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這是一句多麼嚴重的句子，我不能想像萬一給看守知道了以後的情景，我只不住地點頭，表示我一定很小心，決不會洩露祕密的。

「寫了給誰拿過去呢？」

我又悄悄地問她。

「當然給中野，當他來掃地的時候，你把寫好的字夾在一張紙中間，當他是醒了鼻子的髒紙丟出去，他就會拾起來遞給你的朋友。」

「如果他不知道那裏面寫的有字，而把牠當做垃圾倒在廁所裏呢？」

「傻瓜，你先向他用眼睛示意呀！」

方法是有了，但能否很順利的達到目的就只有天曉得了。

晚飯已開過了，中野來收碗，我把那個小紙捲丟在地上，他很迅速地拾起來塞在懷裏，我和良子都同時伸出舌頭來，實在太危險了，剛塞進去，看守就過來了。如果給他看到，我們三個人的前途還敢想像嗎？

正在想着這紙捲是否能平安地達到字手裏的時候，忽然看守來開門叫我去過堂，電燈來了，發出昏黃的光輝，我把夾大衣披上，懷着一顆恐懼的心走出了囚室。

我想，方才的紙捲該沒有被看守發現吧？爲什麼審問的這麼快呢？

上了樓，在過道上遇着一位朝鮮青年，他每天從我門口經過上廁所去的時候，都要用同情的眼光向我注視一下的。

「謝樣安心吧！」

他用日本話這麼輕輕地向我說。

我沒有回答，只點了點頭向他表示謝意，我害怕他再說什麼，與他不利，連忙走上前一步，却被看守一把拉住了。

「沒叫你，走上前去幹什麼？」

那討紙的聲音，我一聽到就冒出火來，我以爲還是在昨天那間房子裏審問，誰知今

天換了場面了。

是過道左邊一間靠東的房子，大約有八鋪席那麼寬，走進門就一眼看到那些電椅，皮鞭，大柱子，壓棍，水龍頭……許多刑具，就知道這是間用刑的屋子。以前三次都是用的輕法子想套出我的口供，看見我老是那麼所答非所問，所以今天索性就使用刑法了。

好的，也許今天就是我生命結束的日子吧！爲了我是個中國的勇敢的女性，我應該慷慨就義的！這麼一來，我的胆量更壯起來。審問我的還是昨天那個仁丹鬍子，翻譯的也是那個可憐的中國人，他像木頭似的很恭敬地站在他主人的左邊，另外兩個面目猙獰的傢伙像衛士一般站在兩邊。

法官坐下了，等他下了命令之後，那個翻譯兼書記的中國人才敢坐下，我真不懂他是什麼東西投胎的，怎麼這樣沒有一點人性，同樣是中國，爲什麼他要認賊做父，毫不知恥。

正在這樣時候，法官像發怒似的說話了。

「今天沒有時間和你噲噲，你應該知道，這裏不是普通的法庭。你如果不老實地把真情供出來，對不起，這些刑具就得和你親近一下了。」

他的眼睛看看刑具，又望望我的表情，我像聽不懂話似的沒有理他。

「趕快說出來，你們的機關在什麼地方？主要負責人是誰？每月的辦公費有多少。」
「我仍然莫明其妙，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

翻譯把我的話直譯了，法官立刻沉下臉來罵道：

「這傢伙太可惡了，不打她是不招的，動手！」

突然，我的身子被人轉過去了。一聲沉重的打擊落在我的腦袋上。我幾乎跌倒了。腳跟剛站穩，又晃蕩的第二下，並不怎樣感到痛苦，只是整個的頭部都暈了，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了下來，也不知經過幾分鐘之後，又被那兩個傢伙扶起來了。

「快說，存在你家裏的那些錢是從那裏來的？」

「啊，那些錢嗎？一半是我的稿費，另一半是一位朋友從上海寄來的，因為她快要來東京了，先要我替她報名繳學費。」

我這樣有氣無力地回答他。

「胡說！那裏有人還沒有來，先交學費的道理？」

「對不起，這只有你們貴國大學才有的特殊現象，只要按期繳納學費，人到不到是沒有誰過問的，有許多人在學校掛個空名，實際上他在外邊做事，三四年後一紙文憑到手了，而他並沒聽過你們一天講。」

「那只有你們中國人才有這種學生。」

「不，那只有你們日本才有這種學校！」

我和他像開辯論會似的吵起來。

「好狡猾的東西！」他又拿出罵人的武器來了。「你來到日本留學，就應該懂日本的規則，服從日本的紀律。我們的法律，無論什麼人滿了一百元的財產，就應該存在銀行，絕不能放在家裏，你既有這麼多錢爲什麼不存到銀行裏去？」

「因爲前兩天才收到，我正想去存銀行，不料就被警察抓來了。」

「又是狡辯，明明這是你的一筆活動費，所以存在家裏，還硬說是朋友的錢，打吧，一定要打，才能說真話的。」

於是一陣圓棍又打在我的前腦上，好像腦袋裂開，腦漿流出來了一般痛的我又倒下去了，這回我足足暈過去有十分多鐘，醒來時滿臉都是水，頭部異常沉重，而且好像有什麼東西突出似的，我並不用手去摸，只直挺挺地站着，不嘆息也沒有痛苦的表情。

「還不說實話嗎？用指刑！」

我以爲所謂指刑，一定是把指尖刺個洞來用蠟絲穿起掛在柱子上打鞭鞭，那痛苦自然比用大圓柱打腦袋更厲害。但有什麼辦法呢？難道用什麼刑還能由犯人選擇嗎？

出乎我意外，他們並不那麼殘酷，只用兩根四方形的竹槓夾在食指與中指的縫裏，然後把指頭使勁地壓住，讓骨節發出清脆的響聲，我把手用力一揮，兩根棍子一齊揮在

地板上，手像折斷了骨頭似的痛得我再也舉不起來。

「知道痛吧，爲什麼不痛痛快快地說呢？說出來，不但可以很快地釋放出去，而且能夠替你在日華學會找個好差事，像你這樣能幹的女人，如果白白地犧牲，實在太可惜了。」

我知道他又把貓哭老鼠的假仁慈搬出來了。誰願意相信這些鬼話呢？哼！日華學會是什麼東西？還不是日本軍閥與中國漢奸的聯合機關，介紹我去做事，不要侮辱了我的人格！

「告訴你吧，打死我，還是這樣的口供。」

「喂，用電刑！」

我是觸過電來的，那種麻痺陣痛的滋味的確難受，也許這電刑並不比觸電，牠的痛苦一定不能以言語形容，儘管我這麼害怕，但並不畏縮，我裝得很鎮靜的樣子任他們處置。奇怪，不知是翻譯的說了句什麼話，法官用眼睛向那兩個人示意了一下，他們又不上電刑了。爲了要嘗一嘗各種刑法的滋味，我倒希望他們把所有的花樣都在我的身上試驗一下，只要我不死，我總有機會把所謂大日本帝國主義的文明與恩惠介紹給世人，我很奇怪，在這種異常恐怖，異常緊張的局面裏，我居然能夠以很安靜的態度來應付牠，也許這是學文學的人一種好處，無論在什麼時候，受到任何的打擊，我都把牠當作一部

小說在讀牠，或者把自己當做悲劇中的主角，現在就是舞台，演完了戲，我仍然能恢復我本來面目，這麼一想，自然會減少許多痛苦。

「我佩服你的精神，受了兩種刑，居然還不說實話，那麼我們也只好不客氣了。」
「不是不說，而是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你問的什麼團體，什麼機關，我完全不懂，叫我從那裏說起呢！」

「喂，再問你，你爲什麼不去歡迎『滿州國』皇帝，爲什麼要反對他？」
他另外換了一個問題。

「因爲我是中國人，自然用不着去歡迎。」

「你打算那天怎樣消遣？」

「和朋友去看櫻花。」

「哼，不是這麼簡單吧？一定去開秘密會議，你把要召集的那些人名都說出來，明天就可使你得到自由。」

真是太可笑了，他居然把我當做小孩子在哄騙，我只淡淡地回答了一聲：

「那些想和我一同去見櫻花的，都被你們抓到這裏來了。」

「老實告訴你，他們都據實承認了，你爲什麼還要狡辯，你以爲比男人還有辦法嗎？」

「我並沒有什麼辦法，我的口供就是這樣，你要怎樣就怎樣，我的精神實在支持不住了，讓我休息一下再說吧。」

我顧不到他們是否許可，就像砍倒的樹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了，腦髓裏痛的不住地跳動，我閉着眼睛，彷彿看到許多血淋淋的影子在我面前晃動，忽然由隔壁傳來一陣淒慘的叫聲和笨重的刑具聲，知道這一座樓房都是用刑的特別法庭，不知道那叫喚的人是字還是武田，或者是方才過道上遇到的朝鮮青年？

不曉得法官命令書記寫了些什麼口供，只聽到筆尖觸着紙上發出沙沙的響聲，我的腦筋有時清醒，有時模糊，痛得厲害時好像死過去了一般，醒來什麼記憶都沒有，以為自己躺在荒野裏感到怪淒涼的。

「打腦袋！」

法官又命令那兩個魔鬼來施毒刑了，這是他們最有名的刑法之一，據說思想犯是誰都要受這種刑的，因為他們認為腦子犯了罪，所以應該處罰腦子，我平日最愛惜的是腦子，如今完了，我已經成了個不能思想的廢人。

經過第三次的重刑以後，我完全昏迷過去。不知躺了多少時候，他們才把我扶下樓來，經過守的門口時，他輕輕地叫了一聲，我沒有回答，那時已經是十二點多了，犯人都已入夢，他要求看守送給我一件大衣，上面有許多硬塊，想必是血痕，我完全像個死

人似的躺着不能動彈，就這麼昏沉沉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良子一開眼就望着我的頭嘆息，我勉強舉起右手來摸了一下額角，兩隻肉峯像羊角似的硬，我傷心得流下淚了。寫文章，完全依賴着腦子，腦子就是我的生命，現在呢？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我沒有別的希望，我只期待着早點脫離人間。一想到我的父母辛辛苦苦地把我撫養成成人，他們還沒有看到我在學問和事業上有半點成就，就這麼完了！當自己的女兒葬身異國的消息傳到他們耳裏的時候不知要怎樣地傷心……

一三 死的威嚇

入獄以來，昨夜算是最痛苦了，我的腦袋痛得實在不能忍受，哎喲哎喲的叫聲連自己聽來都覺得太悲慘了。我佩服日本軍閥的聰明，居然能想出這末毒辣的刑法用在「思想犯」的身上。我寧可讓他們用電刑，灌涼水，踩杠子，不願意他們打我的腦袋，如果他們再厲害一點，能夠一下把腦漿打出流滿了一地，也許我覺得痛快些，如今弄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實在太苦了！

同室的人，誰都可憐我，同情我，因為受過刑的犯人照例可以不坐起來，我躺在席子上望着他們掃房，摺被子，出去洗臉，而自己連動都不能動一下，男犯們每一個經過

我門口的時候，都要用慰問的眼光向我掃視一下，武田他們並沒出來，大概也是和我一樣不能動彈。

「有結果嗎？」良子很關心似的問我。

「沒有，大概距死期不遠了吧！」

「怎麼？死？」

吉子突然大叫起來，隨着眼淚也流出來了。

「謝樣已經判處死刑了嗎？」

他附在良子的耳邊問，

「不要胡說八道。」

良子罵了一聲，她又莫名其妙地望着我嘆息。

「監獄是殘忍的！」

老太太又在用袖子擦眼淚了，我完全把她當作是自己的母親，也面朝着她流了很久
的淚。我想如果遠在中國真正的母親知道了我這時的苦況——不，如果眼巴巴地看到
我這種慘狀，她是要和日本軍閥去拼命，還是哭個死去活來呢？

「喂，有事，快點起來！」

是那個我初次入獄的晚上檢查我全身的看守來叫我了。

「頭很痛，我不能起來！」

我的聲音越來越小了。

「什麼？」看守不耐煩地問。

「她昨夜受了刑，頭痛不能起來，原諒她吧！」

良子向看守替我請求。

「胡說，有要緊的事，不能起來也得去！」

聽了這話，我就自告奮勇地勉強站起來了，雖然頭痛得不能忍耐，但我想與其給他們亂拖亂拉，還是自己掙扎着行走的好。

在沒有受刑之前，我老覺得自己的身體很壞，恐怕受了一次刑就會嗚呼哀哉，以今天還能勉強扶壁行走的事實看來，我的身體還相當結實，也許這是我抵抗力強的原故，如果他們再不處罰我的腦袋，我相信在短時期內是決不會死的。

我以為又是審問，所以兩條腿仍然向上樓的方向慢慢地移動。我好像一隻蝸牛那麼慢，看守也並不催我，突然走到樓梯口的時候，他把我往右邊一拉，直向那塊大操坪走去。

——難道就這麼完了嗎？

我心裏這樣想着：開始感到不安起來，如果這是赴刑場，未免死得太冤枉，太不值

得。僅僅爲了我不去歡迎他，就犯了死罪，真太豈有此理了。

走進了操場，前面就是一排房子，有許多人在那裏辦公，一個攝影師站在階前，照相機已經架好，我完全明白了，這是臨死之前的一幕，照完相，我的生命大概就告結束了。也好，反正人生就是那末回事，多活幾年，與早死幾年還不是一樣嗎？如果按照死的意義來說，我這回的犧牲是有價值的，因爲犯的罪是「抗日反滿」這正是愛國罪，我雖死了，也能含笑於九泉。

「喂，站好，眼睛望着前面，不許動！」

一個穿便服的偵探那麼粗聲厲氣地命令着我。

我把臉轉過去尋找那一次透進一線陽光的窗戶，不料腦袋又挨了一巴掌，只得把頭低下。「混蛋，不聽話嗎？抬起頭來！」

聽到便衣偵探的怒吼，辦公室裏的人跑出來好幾位，我這時更氣了，想要往回走，事實是不許可的，只好閉着眼睛任他們照相。

「眼睛張開！」

因爲站的太久，我的精神完全支持不住，就張大着眼睛，咬緊牙根，惡狠狠地望着那一羣豺狼，就在這時，聽到唧拉一聲，我那副痛恨日本人的兇相被攝進鏡頭去了。

哈哈，那羣豺狼以爲得着了勝利，笑的非常起勁，我自言自語地告訴他們。

「不要快活，我死了變鬼都要復仇的！」

照完了相，看守也變得兇惡了，他居然命令着我快走，而且用脚尖踏我的那雙破拖鞋。我完全成了個絕望的囚犯，方才已經宣佈死刑了，回到囚室反而覺得很輕鬆。

「他們找你幹什麼？」

又是良子先問我。

「照相。」

我懶洋洋地回答她。

「照了嗎？」

「當然照了。」

「吵！」

她再不往下說了，只不住地搖了搖頭。

「良子樣，也許今天就要和你『沙幽拉拉』了啦。」（永別的意思）

「……………」

她並沒有回答，只悄悄地用袖子擦着眼睛。老太太和吉子都挨近了，輕輕地說着關於我的話，我懶得偷聽，輪下就閉上了眼睛。

我真不敢打開眼睛，我可以斷定他們三個人都在為我流淚，所謂禁囚對泣的情景，

大概就是如此。

「可憐的孩子，她究竟犯了什麼罪呀！」

老太太好像質問法官似的質問良子。

「她是思想犯，也許有××黨的嫌疑吧。」

「不，良子，不是這麼回事。」我忍不住大聲說起來。「我並不是××黨，他們說我不該愛中國，不該反對日本和滿洲國，所以要危害我！」

看守聽到我的說話，連忙用棍子敲鐵門，並且大聲地罵我，我本想用中國話大罵一陣，借此讓武田他們聽到，但又覺得沒有意思，還是閉上眼睛休養精神要緊。

良子今天下午就出獄了，她的強盜情人聽說有生命的危險，前天已經離開這裏，但良子還不知道，還以為另外換了地方，不久就可恢復自由，唉！可憐的良子，我用什麼來同情你呢？

「這個交給你，好好保存！你將來出獄時，不要丟了牠，是個很好的紀念品呢。」

她把那一節只剩一寸還不到的短鉛筆交給我，我如獲至寶地放在枕頭底下，她又遞給我幾張比較厚一點的草紙。我連謝謝的話都感激得說不出口，只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說：

「良子，恭喜你啦！」

她笑了笑，很快地穿上了下駄走出去了。

「諸位，再見吧，珍重！珍重！」

我少了一個難友，心裏頓時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淒涼！

一四 審判書

照完了相之後，我什麼希望都沒有了，只等待着死神降臨。

我想大概每個犯人都有的這樣的心理，在沒有判決之前，誰也會做着明天就可出獄的夢，他們整天在焦燥，不安和渺茫的期待中過日子，時間會一分一秒地帶給他們以苦惱和失望，只要有那麼一天，法官告訴他生或死，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他便得到最後的安定了。

在腦海中，我開始起草幾封遺書的稿子，第一封寫給父母，第二封寫給幾位很好的朋友，但不到十分鐘，我又覺得寫遺書是最無聊的事，除了供給混蛋們一些談話的資料外，他絕對不會替你轉寄或者在報上發表的，那麼我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有時我很自信，我的生命絕對不會葬送在這裏的，「皇天不負苦心人。」我有點迷信起來了，難道上帝不去處罰那些窮凶極惡的傢伙而無原無故降災於一個善良的人嗎？

人是永遠矛盾的，真臨到要「死」時，他又渴望着生，但當「生」在他的腦海裏感

到煩惱痛苦時，他又熱烈地期待着「死」！現在我就處在這種矛盾情形之下，我感到人生的確太苦了，像我一樣，生的意志這麼堅強，而環境又偏偏如此惡劣，老是逼着我在荆棘叢中，驚濤駭浪裏過日子，使我沒有一天安寧。如果能夠平靜地死去，未嘗不是一個大的解脫，但我又絕不願死在日本人的手裏，至少也得一命換一命，我才死得甘心。

腦子裏想的事愈多，頭便愈痛得厲害，吉子看到我拳頭在捶前額，她溫柔地用手撫摸我。

「謝憐還痛嗎，你快躺下休息休息吧。」

「不！我快到永久休息的時候了。」

我像絕望似的回答她。

「判決書你看到了嗎？」

「沒有！」

「那你怎麼知道會死呢？」

「因為已經照過像了。」

正說話間，看守來開鎖了，我想雖是叫我的，一點也不錯，真的又是叫我去過堂。

「再見吧！」

當我出了牢門，穿上拖鞋開始跟着看守走路的時候，我用着留戀的眼光望一望吉子

和老太太這麼說，意思是暗示她們我也許要和她們從此永別了。

經過武田的門口時，我微笑地望了他一眼，他也報以苦笑。宇也站到鐵門口來了，同樣地只能望一眼，什麼話也不能說，就這麼默默地走上了樓。

仍然在我受刑的那間小房裏，翻譯和那個鬍子法官早已坐在那裏了。

「這裏是你的審判書，簽個字再畫個押在上面吧。」

法官這麼命令着我。

「上面寫的什麼？」

我很坦然地問他，在囚室中的那種以為死期將到的變態心理，已經改變過來了。

「你翻譯給她聽吧。」

法官指着翻譯官說。

立刻，那個中國同胞首先咕哩咕嚕很快地唸了一遍，然後再把大略的情形向我解釋，雖然他們是用平假名寫的，而且寫的非常潦草，但大意我是看得懂的。

「豈有此理，我幾時有過這樣的口供，你們實在太無聊了，爲什麼替我隨意製造口供呢？」

看到我承認是××黨，而且担任什麼工作，每月有多少經費那一段，我氣得幾乎要痛罵起來。

「你不是說過不懂日文的嗎？爲什麼審判書上面的話你都能看得懂？」
法官那麼尖刻地做着鬼臉問我。

「我是說不會寫日文信，並不是不認識日文。」

「你這又是狡辯，反正你不是好東西，這裏所寫的都是你自己的口供，不要低賴，趕快畫押簽字吧！」

說完，法官在桌子上用巴掌大聲拍了一下，他以為可以恐嚇我，沒想到反而引起了我的惡感。

「不是我的口供，我絕對不簽字！你們太毒了，想用這樣的狡猾方法來害死我，明明是你們加在我頭上的罪名，偏說是我自己的口供，日本人慣於來這麼一套殺人不見血的把戲，但是你，李先生，你是個中國人，是我們親愛的同胞，爲什麼也爲虎作倀呢？你難道不想想冤枉殺一個無罪的人是犯法的嗎？你幾時聽到我有過那樣瞎說八道的口供？我的被捕，既沒有搜出什麼可疑的證據來，又沒有什麼行動上的證據，如果說我的作品和日記，濟信裏有「反滿抗日」的思想，那我當然承認的，但這並沒有犯罪，我既是個中國人，自然應當愛中國，這正像日本人的愛日本國，是同樣的道理，如果說我愛中國就是犯了罪，那麼你們就把我送回中國交還中國政府，或者你們定一條關於處置愛國犯的法律出來，我情願在監牢裏坐一輩子，也決不能糊糊塗塗地在這張紙上簽字，白

白地做了無謂的犧牲。」

我的一大段理直氣壯的話，說得那位中國同胞啞口無言，他低下了頭，好像有點感到慚愧的樣子，我想他的良心還沒有完全死去，不！也許這是他剝那間良心的發現，趁着法官還沒有開口，我又繼續着說：

「告訴你吧，中國人是不怕死的，但死也要死個明白，如果你們的法律有這麼一條，凡愛中國，反對日本帝國的中國留學生，須處以死刑，那麼你把所有的留學生都抓來槍斃好了，告訴你，中國的留學生有百分之九十九是革命的，愛國的，其中只有一個是喪心病狂替你們當走狗的，那在我們中國就叫做漢奸！」

「混蛋！誰叫你噲哩噲囉說這許多廢話幹什麼？趕快簽字，要不然，立刻槍斃你！」

法官那一雙冒出火光的眼晴直緊緊地盯住我：像一隻要吃人的老虎那麼凶惡。

「槍斃就槍斃吧！我至死也不簽字。」

我的倔強的個性，這時候竟盡量地發揮出來。這是生與死戰鬥的最後一剎那，我寧可死，也決不能無理屈服的，那一張滿紙荒唐的什麼審判書，完全是他們要用來誣我於死地的憑據，沒有這些口供，自然他們不能判決我的案子，處死刑吧，只有犯了共產黨罪，他們才有權這麼幹；釋放我吧，他們又不甘心；長久地把我監禁吧，又怕日子久了會引起國際交涉，於是他們製造許多無憑無據的口供來要我簽字，這是日本人想出來

的多麼聰明的法子，多麼毒辣的手段。

「用刑！」法官這麼大聲地怒吼一聲。

「無論你用什麼刑，我也決不簽字，除非你們先槍斃我，然後再捉住我僵硬了的手來簽字畫押，否則你不要夢想。」

日本人究竟是欺善怕惡的，他看見我這麼倔強，於是只好自己屈服了，他吩咐翻譯官稍爲把審判書修改之後再叫我簽字，翻譯官在他的耳邊輕輕地說了幾句，然後就在原文上修改起來。

前面那些什麼國際××主義者的名目並沒有塗出，只添了幾句什麼現在我覺悟了，願意脫離該黨，效忠中日提携，實現東亞和平的工作，擁護滿洲國……等語。

不修改則已，一修改更使我氣破肚皮。

「不能！我仍然不能簽字，我自己並沒有過這樣的口供，那是你們的口供，你們自己去簽字吧。」

我的話氣得那位法官的鬍子也直跳起來，他恨不得取出那支小左輪來，一下就槍斃我，但我很有把握，我不簽字，他是無法了結這件案子的，反正在獄中我已安之若素了，即使再坐一年半載，我也可以忍受，真理總有一天會戰勝強權，只要我不病死在獄中，我總有一天會得到自由，予打擊我者以打擊。

突然在這時有人扣門了，法官叫了一聲「進來！」那個大個子偵探長提了一包衣服進來說：

「這是謝的衣服，等下給她帶去吧！」

「用不着了，這傢伙今天就結果了她！」

法官的話明明是對我說的。

望着擺在地上的衣服，我的眼睛突然模糊起來，我想也許今天真的穿不上牠了，爲什麼這些混蛋不早幾天替我取來呢？來到獄中三個星期了，我還沒有換過衣服，身上的虱子不知有若干了，每天日夜都覺得牠們成千成萬的隊伍在我的身上爬，想要脫下來痛快地來一個殺虱運動，又怕人家取笑我，不敢和我睡在一道，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我受刑之後，簡直不能動彈了，每天躺着都是那麼硬挺挺地只能仰望着天花板，連翻身都感到很困難的，自然沒有力量來捉虱子。

「要槍斃，也等我換好了乾淨衣服再槍斃吧，你看我的破襪子都成了黑炭了！」
我有意開玩笑似的說。

「你究竟是什麼意思，誰有功夫和你談閒話，我問你，你到底簽不簽字？」
那傢伙的態度，似乎緩和了一點。

「如果修改得完全像我的口供，那時我自然會簽字。」

事情是越弄越糟了，兩方面都沒有一點可以通融的地方，我是抱定了宗旨的，只要有知覺，我絕對不簽字，而他呢？自然也不肯讓步，正在緊要關頭，突然那位高個子偵探長又匆匆忙忙地跑了進來，附在法官的耳邊說了兩句什麼話，法官的臉也突然沉了下來，他吩咐看守：

「把她先帶下去，等下再簽字。」

看守站着立正的姿勢，向他望了一眼，答應了一聲「哈衣」（是的意思）要我提着那包衣服又回到了那間又髒又狹的小囚室。

也不知他們的胡蘆裏賣的什麼藥，我懶得去想牠，先把衣服襪子換下來洗了再說。

「是誰替你把衣服送來的？」老太太問我。

「大概是看守替我取來的吧？我是沒有人送東西的。」

「朋友呢？」

「他們不能送，警察局會陷害他們的。」

「唉，真可恨！」

老太太嘆了一聲又滴了兩顆淚珠。

我很高興，能夠換上這般乾淨的衣服，當我把髒的脫下來舉行虱子檢查時，突然發現兩隻袖子上，尤其是腋下和褲腰上面，有十幾個特別大的虱子，說得過火一點，簡直

有蒼蠅那末大，牠們都是吃的肥胖肥胖的，一動也不動，有幾個還把頭鑽到線縫裏去，像鴛鴦逃難似的只露出下半身外面。白的亮晶晶的虱蛋，也不知有若干，小虱子都長大了，我把牠們一個一個地捉下來，用草紙一連包了好幾層，準備出獄後用酒精泡在一隻美麗的小玻璃瓶裏，不但可以做一個永久的紀念，而且也是日本文明國家優待國際囚犯的一個好證據。

這樣髒的衣服沒有肥皂洗，是沒法使牠潔淨的。我左思右想，在在想不出一個能弄肥皂的方法出來，最後，我想管它這許多幹什麼？也許正像法官說的，我的生命快告結束了，其實不洗牠也沒關係。不過爲了三個多星期來每天都被鎖在鐵窗裏，悶的透不過氣來，今天正好借着洗衣服的機會，我可以一個人在那間盥洗室裏停留一些時候，讓別的犯人都羨慕我，看守也不敢像平常大小便時限制時間要我馬上出來。

我把衣服先泡在水裏（這裏並沒有洗衣的盆子，只能泡在那個許多人洗臉的自來水漕內）然後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搓，看守好像在欣賞我的動作似的，他很安閒地望着我。

『這麼髒，沒有肥皂行嗎？』

看守還算有良心，他居然這樣問我。

『沒有肥皂，有什麼法子呢？』

立刻他彎下腰去，伸手到那個放草紙的小櫃子裏一摸，就摸出一塊只剩三分之一了

的肥皂給我。

「喂，拿去洗吧。」

我對他真有說不出的感謝，我覺得日本人裏面有些是好的，像這位看守，他輕易不多說話，也不像別的看守一樣隨便拿起鞭子就打人。

慢慢地洗着，連一雙手也變成雪白的了，這裏是沒有地方曬衣服的。洗完如何處置呢？我問看守，他說一號房間旁邊有一個大窗戶，可以暫時曬一下。

本來至多二十分鐘可以洗完的衣服，我却慢慢地洗了一個多鐘頭，連那些虱子蛋，我都用手一個一個地把牠們弄下來了。

一五 意外的命運

這難道又是在做夢嗎？

當我正在把衣服向鐵窗上涼曬的時候，突然監獄裏的大門開了，一個平時不大見面的看守跑了進來，直向我的號子門口走去。

「謝那裏去了？」他問。

「正在曬衣服。」

那一個善良的看守回答他。

「喂，謝，快跟我走！」

他很不客氣地命令我。

「等一等，我的衣服還沒有曬完。」

「不要曬了！」

「爲什麼？」

「告訴你不要曬就不要曬，你管牠爲什麼幹嗎？」

我真生氣了，偏要曬完了才走，看那個混蛋的神氣，好像我的事情又趨嚴重了，也許這一回是非逼着我簽字不可，在我當然不能答應，一幕血劇也許就在這一刹那要開演了，我就大膽地去承扮這劇中的主角吧。

我把起了縲皮的手互相搓了一搓，很從容地走回我的門口，吉子把臉貼在鐵窗上問：

「又要過堂了嗎？」

「不知道。」我懶洋洋地回答她。

「快點快點，馬上去！」接着那個很神氣的看守又改變了聲音說：「告訴你，快把衣服收起來吧，用布包了牠帶回你家裏曬去。」

「帶回我家裏曬去。」這傢伙不明明在和我開玩笑嗎？日本那有那麼容易的事，方

才壓迫我簽字的一幕，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裏，時間相隔不過兩個鐘頭，居然起了這麼大的變化，難道他們會釋放我嗎？絕對不會有這樣的好事，一定是看守拿我尋開心，要不然就是他們要把我另外禁閉在一個祕密的地方。

我沒有理他，並沒有把曬好的衣服收起來，只隨着他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走上了樓。

「想不到，你今天居然可以獲得自由了，本來你這回的案子是很重大的，不能輕易放過你，但爲了中國有電報來營救你，你們領事館和留學生監督處也派了人來保釋你，所以暫時讓你出去，但是你絕對不能離開東京，有什麼事時要隨傳隨到的。」

那第一次審問我的偵探長這麼帶着笑容對我說。

這時我內心的快樂，絕不能以筆墨形容，我不相信真有這回事，難道又是在做夢嗎？

「那麼我的像片和我所有的日記，文稿，書信等件，請通通退還給我吧。」

「對不起，不能退還你，那是我們要留着作參考的。」

「那些東西是你們要留作參考的，讓我替你抄下一份好了，日記是我八年來從來沒有間斷一天的心血結晶，是我生命史上酸甜苦辣的記錄，而且與你們日本毫無關係，爲甚麼也要沒收呢？」

「哈哈！你是中國鼎鼎有名的女作家，我們留着日記當做小說看，難道不可以嗎？」他故意帶着譏諷的口吻說，把我氣的恨不得給他兩下耳光。

「你們日本開口閉口是講什麼法治精神的，這回我並沒有犯法，無原無故地坐了這麼久的牢，而且又沒收我這許多東西，究竟這是根據法律第幾條呢？」

我聽說有許多人來保我，膽量自自然然壯大起來了，我想我今天更要勇敢，要替我們中華民國爭一口氣，我決不害怕，充其量也不過是再恢復我坐牢的生活，但這有什麼可怕呢？

「你不要以為有你的朋友來保，你就這麼威風，要知道我們這次是特別優待你才這麼做，否則至少也得關你兩年三年，現在我警告你，再不要找我們嘈囂什麼了，趕快收拾你的東西回公寓吧，如果你要遷移地方，先要報告我們，取得我們的同意才行。」

我沒有理他，裝做沒有聽到的樣子，他忽然又轉怒為笑起來。

「謝樣，你不要後悔，這回坐牢，對你是只有好處的，牠供給了你許多寫文章的材料，不過你要記得，我們對你這麼好，千萬不要寫文章罵我們啦，哈哈！」

「當然，謝謝你們給與我的恩惠，我將永遠記得你們！」我故意這樣譏諷地回答他，把樓板踏的很響地走下來了。

第一步工作先收衣服，那個好看守很高興地說：

「你要出去了！恭喜恭喜！」

我微笑着向他點了點頭。

「怎麼？謝樣今天出獄嗎？」

吉子連忙站起來問。

「對了，我立刻就走！」

「是真的嗎？」

老太太也站起來了。

「真的！」

我這時候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我像瘋了似的，跑到每個號子的鐵門口望一望那些不認識的犯人，很親切地說一聲：「諸位，再見了，請保重！」

「再見，請保重！」

他們也都把臉貼在鐵窗欄桿上這麼親切地回答我，就在這一刻那間，我們百來個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在這一短短的話裏，充滿了偉大的人類的同情，充滿了關懷與掛念的感情，充滿了惜別與希望將來有機會再見面的情緒。

我把衣服包好了之後，跑進囚室去和老太太，吉子她們一一握手，她們都流下淚來，不知是替我高興，還是替她們自己傷心。我也陪着她們流了淚才戀戀不捨地穿上我

的鞋子走出了過道。

「謝樣，再見，希望你再來！」

我聽得出，這是那個替我傳遞紙團的小偷的聲音。

「好的，過兩天我來看你們。」

我的視線特別向武田的臉上掃射了一下，他帶着苦笑向我點了點頭，剛跨出門，還想回頭再望一下我住過的囚室，噠的一聲鐵門落鎖了。

難友們啊！從此分成了兩個世界，我能看見太陽，呼吸着清晨的清鮮空氣，而你們不知要那天才能離開囚籠得着自由啊！

一六 出獄以後

抱着一包衣服，我懷着滿腔的悲憤，走出了日黑警察署。當我走過那間大廳的時候，從幾間掛着門簾的門縫裏探出許多人頭來，他們有的向我微笑，有的仍然是那麼一副凶惡陰險的表情。

我像一條喪家之犬似的，站在馬路邊，不知應該向那個方向走才好，我回轉頭來仔細地望了那囚禁我三個多星期的牢獄的大門，「日黑警察署」五個耀眼的大字，像尖針似的刺進我的眼裏，我憤恨極了，恨不得扔一個炸彈，把這黑暗的地獄連人帶屋地炸個

粉碎。

叫了一輛人力車，不到五分鐘就到了大鳥公寓。這時我才明白那晚被警犬們押走是故意繞了幾個灣才到警察署的，否則不是一開車就到了嗎？

「謝——樣，你回來了！」

第一個站在門口歡迎我的是公寓的管理人小川，他快活得流下淚來，連忙把衣包接在手裏，然後拖了我的衣袖直向他的臥室走去，我正在猜想他這是幹什麼玩意的當兒，他却從自己的公事房兼會客室的那間小房裏搬來了一張桌子，像小孩子似的很敏捷地爬上桌去，雙手撬開天花板，取出一大包用報紙包着的東西，然後縱身一跳，差一點連桌子都被他那笨重的身子撞翻了。

他慌張地把紙包打開來，眼睛不住地向外面張望，看看有沒有什麼人進來，然後附在我的耳邊悄悄說：

「謝樣，這一大包都是你的信件，裏面有快信，也有匯款的掛號信，還有許多從中國寄來的雜誌，我收到時都替你秘密地藏起來了，自從你入獄後，警察每天都來問有你的信沒有，我總回答他！『沒有，沒有』，有一次他們不相信，還來敲樹裏檢查，結果真的沒有，他那裏知道我把這些藏在天花板上呢，哈哈！」

他的笑聲剛發出，臉色突然嚴肅起來，他匆匆地把那解開了的信件包好交給我，要

我趕快拿上樓去慢慢地看，這時我對他的感激，絕不是「謝謝」一類的言語可以表示的。我真要感激得流淚了，我向他深深地行了禮，嘴裏雖不能說出謝謝兩字，而心裏實在把他當做是我的恩人，一個敵國的好朋友。

拖着瘦長的身子蹣跚地走上了樓，打門房門，見到滿屋子散亂着的衣服，書籍，信件和原稿……我的心幾乎要破碎了！我默默地坐下來望着這些被檢查後遺留下來的殘跡嘆息，善良的老頭兒小川，送來一壺開水，手裏還握着兩個雞蛋。

「口渴了吧，請喝杯開水，這是我僅存的兩個雞蛋。請不嫌氣用開水沖着吃吧，我這裏還有點白糖。」

把東西放在桌子上，他自動地關上門去了。

我倒了一杯開水，眼淚不由得滴了下來，房子裏的景象使我太淒涼太憤怒了，我要復仇，我要雪恥，受到這麼大的侮辱，我難道還能忍受嗎？

小川又進來了，他見我沒有沖雞蛋，連忙自己動手替我敲碎了。

「謝樣，不要難過，只當是做了一場夢吧，不要再想什麼，等你休息一下，就搬到北邊那間房子去住吧，那是間有太陽照耀的暖和的好房子。」

「幾時空出來的？」我擦乾了眼淚問他。

「昨天剛搬走，我晚上就打掃好了，好像預知你今天會回來似的。」

他親切地說着，蛋已經沖好了，我勉強嚥了下去，味道是很甜的。

晚上，我先一個人跑進附近的一家小飯館裏，叫了一盤炒雞丁，一碗紅燒肉，還有兩三個菜，那下女驚異地望着我問：

「你是請客嗎？一共幾個人？」

「兩個人。」

字是和我同時出獄的，所以我們一塊去吃飯。

「兩個人這多菜，不太多了嗎？」

下女又反問了一聲。

「不多，我還要一個肉絲湯呢。」

我們盡量地大吃了一頓，把肚子幾乎要漲破了，但是奇怪，吃的時候雖然感到味道鮮美，恨不得一口連盤子都吞了下去，但等到從飯館出來，又覺得心裏癢癢的好像有許多小蛆蟲在腸子裏蠕動，幾乎想把吞下去的飯菜通通都吐出來。

初出獄的人，看見一切都是異樣的，不但街上走着的人好像從來沒有遇見過，就連天，似乎也高了幾丈，而馬路也特別廣闊平滑了，最可笑的，凡是我遇到的人，好像他們都在用譏笑與輕視的眼光望着我，都知道我是個剛出獄的犯人似的，我老把頭低着走，連汽車來了也不向前望，只把身子往左邊一躲完事，還有一種變態的心理，是極端

厭惡日本人，除了小川而外，我什麼人都討厭！但武田一家人是好人，我應該想法去看他的母親，告訴她我曾好幾次見到武田，他雖然消瘦了許多，但精神是很好的，然而如果我真的去他家裏，不更增加了武田的罪名和他家裏的麻煩嗎？

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收拾以後，精神已經十分疲倦了，正想躺下休息，小川悄悄地推開門進來了，他的一雙平時我認爲很可怕的眼睛，現在充滿了慈祥的光輝，他坐下來後，第一句話就告訴我：

「有一件事，不能不使你知道的，你入獄的第二天，有兩三個中國朋友和一個日本朋友來找你，都被偵探帶走了，現在他們不知道釋放了沒有，但你絕不能向他們詢問，因爲這是很祕密的，只有我知道，反正他們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也許早已出來了，你不要掛念着他們。」

「你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嗎？」

我焦急地問。

「不知道，好像平時不常來，不過也許他們來時我不知道，你不要追究了吧，反正他們也隨着你倒霉一次吧了。」

「唉！他們無原無故受我的牽累，日本鬼實在太可惡了！」

我忘了他是日本人，竟這麼大膽地咒罵起來。

「不要罵，日本人裏面，也有不少是你的朋友呢。」

他很自然地笑着站了起來，正在開了一半的門，忽然又被他關住了，好像外邊就站着什麼人在偷聽我們的談話似的，他用嘴對準我的右耳小聲地說：

「你這幾天的行動，還得特別小心，他們派了人日夜跟着你的，最好不要去看你的朋友，也不要和他們通信。」

我點了點頭，表示很感謝他的好意。

「那些信，看完了就燒掉牠，免得他們來到你的屋子裏看見了找麻煩。」

他是這麼小心地再三關照我，我用什麼話來感謝他呢？過去我實在誤會他太深了，我老以為他是和偵探一個鼻孔出氣的，當他站在房門邊，用那雙遲滯的，可怕的眼睛緊緊地向我盯視時，我就疑心他不懷好意，但照今天的事實看來，我的確是錯認人了。

「武田也和我同一晚捕去的，現在還沒有被釋放，你說他該沒有生命的危險吧？」

武田是替我找到這個公寓的朋友，也是小川最熟識的人，所以我才這樣問他。

「不要緊，沒有生命危險的，也許再過幾天就可出來了，你太疲勞了，還是早點休息吧。」

他走了後，我連衣也沒脫，就這麼隨便橫躺在席子上，我決定明天搬到那間有太陽的房子裏去，至少她可以溫暖我的身心。

一七 鼓 詐

自從由監獄裏回到大島公寓以後，沒有一夜不做惡夢的，有時夢見自己躺在鮮紅的血泊裏，有時夢見自己的頭被砍得粉碎，我知道腦筋受的刺激太大了，所以每晚醒來都燃了燈看小說，但當你十分疲倦的時候，又不知和不覺地沉入了夢鄉。

有時也會做着很愉快的夢，例如我放火把監獄燒了，所有法官和那些看守，偵探，全都被燒死了，但犯人却一個也沒有受傷，通通逃出來了，還有一次我夢見自己做了討日軍總司令，我帶着無數的兵衝進了日本皇宮，把那個混蛋皇帝和他的老婆活捉起來了，那個審問我的仁丹鬍子法官，我用手槍結果了他的性命！

——這些愉快的夢，不久該可以實現吧，上帝！
每次做了好夢醒來以後，我都這樣祈禱。

「噯！噯！噯！」突然一陣緊急的打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了。

「誰？」我爬起來披上了衣服。

「快點開門。」

聽聲音並不像偵探，好像不敢大聲說話似的。

「你是什麼人？」

「開了門就會知道。」

我想，糟了！難道又是偵探來捉拿我的嗎？也許他們因為這幾晚來老是看着我的房間裏點着燈，以為我在做着秘密工作，所以來檢查嗎？但那個說話的聲音為什麼這樣斯文呢？不能，我絕對不能立刻開門，非問個清楚不可。

「爲什麼還不開門，你需要我動武嗎？」

門外的聲音，越來越大，很顯然的，他是生氣了。

「你告訴我，半夜三更來擾亂人家，是爲的什麼？」

我也很生氣地回答他。

「有一封要緊的信送給你，開了門，你自然會知道的。」

要緊的信，這話更使我糊塗了，是誰寫的信呢？除非是電報，郵政局是不會這麼晚送信來的，而且即使是郵差，他也該交給公寓的管理人，不會直接來敲我的房門，更不會說出什麼「開了門就會知道」這一句莫名其妙的話，究竟他是個什麼東西呢？難道是強盜或者是逃出來的犯人？

心裏越想越害怕，怎麼也不敢去開門，但那傢伙越來越凶了，他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來：

「再不開門，你可要小心你的腦袋。」

我大聲地叫了一聲「小川樣」壯壯膽，但並沒有回音，我想這時一定完全是強盜們的世界，小川也許早被他們看守起來了。

於是我鼓着十二萬分的勇氣開了房門，一個矮小的黑影從門口衝了進來，我駭得往左邊倒退了兩步。

很自然地我舉起手來，那傢伙用小手槍對準我的胸膛。

「你是幹什麼的？」

我裝做很大膽的問他。

「把手放下吧，我不會傷害你的。」

怎麼？這難道是在做夢嗎？那傢伙把帽子眼鏡一取下，就現出他的本來面目，原來他是個從監獄裏逃出來的小偷。

「你來幹什麼的？」

我的心平靜多了，但仍然害怕還有偵探跟在他的後面，同時不知道他來究竟有沒有什麼意外不幸的事情。

「很簡單，請你給我錢！」

「錢？這是什麼意思？我並沒有欠你的錢！」

我又莫明其妙起來了，我出獄那天他還關在裏面，怎麼今天突然出來了，而且怎麼

知道我住在這間房子？爲什麼找我要錢？

「你難道還不知道嗎？這回你的所以被釋放得這麼快，完全是我的功勞，你如果不趕快給我錢，我明天又要你進監獄去。」

「瞎說，你有什麼力量使我出獄，你不是和我一樣是個犯人嗎？而且我是無罪的，你呢，你是個小偷！」

「是的，我是個小偷，告訴你，小偷和強盜是同一夥的，警察都不敢拿我們怎樣，你難道還想檢舉我們嗎？快！快點給我錢！」

「我沒有錢！」

「哼！你沒有錢，鬼才相信，初入獄的那晚，聽到看守在數你帶在身邊的票子，沒有幾千，至少也有幾百，老實點，通通拿出來！」

他又把小手槍拿在手心裏玩弄了，我知道這是他有意恐嚇我的，也許他今晚的舉動是受了偵探的指使，我最好還是不要得罪他。

「那些錢嗎？看守沒收了三分之二，剩下的我這幾天都用完了，現在手邊只有二十幾元，通通給你吧。」

我一面說，一面從西服口袋裏摸出那些零票給他，他一手搶了過去，同時用更凶惡的眼光望着我。

「這一點夠做什麼？老實告訴你，我需要一筆比較大的錢來營救我們幾位同志，這錢只有你可以幫忙，快點給我，不要再囉囉。」

真的再混蛋沒有了，明明是我找我嘍囉，還說叫我不耍嘍囉，再給他錢吧，覺得太冤枉，太不值得，不理他吧，又怕他一時獸性發作，真的開槍，那怎麼得了，末了還是我屈服，又給了他二十元才打發他走。

躺在牀上，我也睡不着了，想起方才的一幕，又可恨又令人生氣。白白地丟了四十幾元還不算，主要的是害得我空受了一場虛驚。日本人的確太無恥了，連一個小偷居然也敢做出這樣的事來，怪不得那些強盜，連警察都拿他莫可如何。

第二天早晨，我把晚上遭遇到的事告訴小川，他吐一吐舌頭說：「他進來的時候，就用手槍威嚇我，叫我不做聲，我自然不能怎樣。他走進你房間之後，我就站在旁邊靜聽着消息，如果他對你無理，那怕他的手槍再厲害我也要跑進來幫你的，後來聽到只要錢，又怕我跑進來反而增加你的麻煩，所以索性我站得遠了。唉！謝樣！你昨夜一定很受了驚吧，我看你還是換一個地方居住比較安全，這裏是不保險的，什麼人來叫門都得開，不管白天黑夜……」

小川說完，又連連地搖頭，他用那雙可怕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似乎很同情我也又沒有方法幫忙。

是的，我應該找一個比較安全一點的地方，至少我也應該和中國人住在一塊，但是偵探老是跟隨着我，如果我馬上遷移，不更使他們懷疑嗎？而且和誰同住一個公寓，只要是中國人，誰都會受到連累的。我不能這樣做，寧可自己犧牲，自己多受點苦，也決不願連累朋友。

從此以後，每到晚上我就提心弔膽地害怕再是第二個小偷拿了手槍跑進來，我的精神實在痛苦極了，比起在獄中還要感到沒有生命的保障，唉！誰會想到日本竟是這麼一個亂七八糟的國家，難道這就是他們的法治精神，這就是他們的文明，這就是他們對於中國人的『親善』嗎？

一八 特別衛士

我不是要人，居然有了一位特別衛士老跟在我的身邊，隨便我走到那裏，他就很馴良地跟着我到那裏，實在再忠實沒有了。記得我小的時候在家裏曾有一條黃狗也常常跟隨着我，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想不到又會恢復到童年時代的生活來，不過那時是快樂的，隨便我的嘴裏吃甚麼，黃狗總是蹲在我的面前，張開嘴，伸出舌頭，用乞憐的眼光望着我，每次我都不使牠失望，不管甜的鹹的，總要丟下一點，立刻牠就不住地搖着尾巴感謝我，而我就很得意地微笑了。

這回可不同了，我一看見那老跟在我後面的傢伙便要生氣，好幾次我要質問他：你是什麼東西？憑甚麼資格來監視我？我又有什麼需要你們監視的地方？堂堂一個中華民國的留學生，花了錢買氣受，真是再痛心沒有了。

滿以為出了獄我便得到了自由，誰知比在獄中還要痛苦，還不自由。我飯也懶得做，每天三頓飯都是跑到外面去吃，而且我有意惡作劇，常常搭了電車跑到神田或者新宿去吃飯，一方面我希望那些地方能夠遇到一些朋友，即使不能和他們說甚麼，但用眼睛望一望他們，也可以得到一點安慰；同時順便告訴他們我已經出來了，免得他們擔心，還有一個原因——其實也是最大的原因，我故意這樣亂跑使那個傢伙疲於奔命，可是不能從我的行動上得到點什麼祕密，在我總算是給了他一個小小的報復，同時心理上也要感到舒服一點。

其實吃飯的時間太短，吃完飯我仍然搭車回來，這多麼沒有意思，於是我改變計劃了，每天我決定抽出至少四小時的功夫來到公園裏去看書或者打盹，再把其他的四小時或六小時花費在電影院裏，這樣可以免得一個人悶坐在公寓裏生氣，同時給偵探一個休息的機會，也許他感謝我，也許討厭這種生活，能夠有一天他願意自動地不跟我了，那豈不是我的政治工作已經成功。

我開始對於那位「特別衛士」表示「親善」了，我請他吃了一頓很好的中國飯，還

有一次看電影，我特地買了兩張票。順手遞給他一張，無論如何他也不肯接受，我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客氣，票既已買好就不能退了。最後他很老實地告訴我，他們無論跑到那家電影院，或者戲院去，照例是不要門票的，這時我才後悔自己太好同時也太傻了，憑甚麼你要請他看電影呢？不過在當時我是有作用的，日本偵探裏面有時也有一兩個好人，如果你待他好，他良心發現，也會以好來報答你的，山本就是一個例子，後來居然和我成了『朋友』，不管是否他真的那麼好，但在淺草公園的一段話，至今還使我深深地印在腦海中。

那是個天氣很涼爽的下午，吃完午飯後，我便來到淺草公園，選擇了一個最幽靜的地方看書，說是看書，其實那裏會看得進啊？我時時都在想怎樣逃出這個鬼地方回到祖國的懷抱去呼吸自由的空氣，做一個復仇雪恥的勇士！有時眼睛雖然望着書本，但書上的字却一個也沒有印進眼簾去，我沒有心思欣賞園中的花草果木，更沒有興趣來看那些穿得紅紅綠綠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和孩子。每天我都把寶貴的時光消磨在無聊的被監視中，真是太不值得，太使人痛心了！

『山本樣！坐下來談談吧。』

我在東張西望地用視線向公園的四週掃射了一遍之後，這麼親切地向我的特別衛士招呼。

「不要客氣，你請坐吧。」

他究竟比別的偵探客氣，也許是我請他吃飯看電影的結果，他不像別人一般地傲慢，常常笑容可掬地點頭鞠躬。我想從他的身上，得到一點寫作方面的材料，於是極力想找他作「朋友。」

我先送給他一包雜樣的點心，然後開始和他攀談。

「山木樣是什麼地方的人？」

「東京。」

「家裏還有甚麼人？」

「有父母，祖母，妻和兒女七人。」

「呀，是個大家庭，山木樣真好福氣，還有祖母。」

他聽了我的話並不覺得高興，反而把頭搖了搖。

「這麼多人，生活是不容易維持啦！」

「山木樣家裏很有錢吧？」我故意這麼譏諷他。

「很有錢，我還來幹這門職業嗎？」

「怎麼？這門職業不是很清閒，收入也很多麼？」

「不！不！苦極了，在受訓期間，我還感到有點興趣，直到開始工作，尤其是越幹

得久，便越覺得這種生活的無聊，沒有意思。」

我不敢相信他說的是真話，但我又希望多從他身上得點甚麼，所以還是很誠懇地和他談着。

「貴國的偵探和警察訓練是世界上有名的，你們幹這種職業的人我以為是再光榮再幸福沒有了，爲甚麼還說沒有意思呢？」

「這才真叫做費力不討好，我們是整天被人家阻咒，痛罵的，誰見了我們都要頭痛，都要輕視，比方拿謝樣來說吧，我知道你有不少的日本朋友，不管是男的女的，你都對他們像中國的朋友一般地那麼信任，那麼親切，我如果沒有幹這一行，我也許有機會和你做個朋友，可是現在呢，我天天跟着你，一定使你深深地厭惡，甚至仇視，但我有什麼辦法呢？我是服從命令，其實我和謝樣無冤無仇，爲什麼人與人之間偏偏有這樣不幸的事發生呢？我知道這幾天來的生活，謝樣一定深深地感到苦惱了，而我也同樣感到無聊，你還是自然一點吧，該找的朋友，你只管去找好了，我不會向他們報告什麼的。」

聽了前面一大段話，我還佩服他有點腦子，真不愧爲一個有訓練的偵探，直到後面的幾句話，我才知道他是別有用意的。

「你不向他們報告，那麼他們要你整天跟着我幹甚麼呢？」

我故意這麼傻哩，優氣地問他。

「謝樣，說句你不相信的話，老實說，我是同情你們貴國的留學生的，這回「滿洲國」皇帝來，你們同胞被捕的至少有八十人以上，有許多是受過刑的，審問你的時候，我從沒有在場過，可是你的供辭和你的態度，同事們早已告訴我了，你的確不愧為一個巾幗英雄！」

聽到這裏，我哈的一聲笑起來，連忙打斷了他的說話：

「得了！得了！山本樣，你這樣誇獎我是什麼意思？難道真的是想和我做朋友麼？」他也笑了，似乎很慚愧的樣子，帶着幾分不自然。

「老實說，這回你們逮捕我，簡直毫無理由，他們加給我的那些罪名，多麼嚴重，可是我始終只是個普通的留學生而已，什麼使命也沒有負，你跟了我這幾天，究竟發現了甚麼秘密沒有？」

「沒有，再過兩天，你就可以完全得到自由了。」

也許這是他有意說來安慰我的話。

「自由，在你們日本，我永遠沒有自由，甚至連你們也永遠沒有自由！」

連我自己都奇怪，怎麼這樣放肆起來，也許是多坐一次牢，多增加了一份勇氣，我現在真的是滿不在乎了。

時間快近黃昏，我告別了淺草公園，默默地踏上歸途。我的心裏稍微覺得痛快一點，因為至少我又間接地罵了一次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否這條忠實的狗又會詳細地向他的主子報告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九 搬家

首先我應該感謝竹中様，是她替我出的好主意，因為知道我住在公寓裏不但感到寂寞淒涼，而且又有小偷一類的人物來騷擾，她主張我搬到日華學會的宿舍去住，這裏平時是招待中國來的貴賓，或者什麼參觀團的人住的，房子的佈置相當精緻，儼然是大旅館的規模，每間房裏有固定的茶房招待，他們中間也有少數能說簡單的中國話的，雖然房價是按日計算，比起公寓來要貴一倍多，但却舒服多了。

其實搬到日華學會來住，還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可以使那些警察和偵探放心，因為這是個特務機關，凡是有資格住到這裏來的人，自然沒有思想上的問題，加之竹中和服部她們又都是裏面的幹事，我和她們住在一起，實在再好沒有了。

小川聽到我要搬到日華學會去住，他高興極了，連忙要我寫一張遷移申請書由他送到日黑警察署去。

「如果搬到別的地方去，恐怕連房東都會和你找麻煩，到日華學會去，那實在太好

了！警察署也一定毫無問題地會許可你的。」

就這樣，我聽了小川的話，把寫好的紙條交給他之後就收拾行李叫了一輛汽車搬到日華學會去了。

這是開極幽靜的房子，真夠得上窗明几淨的條件，牀上的被單，被蓋，枕頭，全是白色，令人一見就起一種純潔的美感，窗戶正對着一個小花園，青青的草地裏，開放着幾朵鮮豔的玫瑰，可惜幾枝櫻花，已經只剩一樹稀疏的葉子了。

我呆呆地站在窗前，欣賞那幾株凋謝了的櫻花的樹幹，唉！誰料到我會突然遭遇到這樣的不幸呢？連櫻花都沒有福氣看，記得入獄的前兩天，我剛看見含苞待放的櫻花在對着我微笑，如今却只能在野草枯花裏尋找牠們衰落的殘痕了，櫻花如有知，也應該為牠們失掉了一個欣賞牠贊美牠的人而深深地惋惜吧？

「行李都安置妥當了吧，要不要到外面去吃點東西？」

竹中樑敲門進來，這麼很關心地問我。

「謝謝！我剛吃完了飯，你請便吧。」

我連忙倒了杯開水給她。

「住在這裏比較在公寓自由，你儘可打電話給你的朋友，要他們來看你，不過你自己還是以少出門為妙。」

「謝謝！我這幾天身體很不舒服，正想好好地休息一下，也不願接見朋友。」
這話一半是爲了應付她，一半也是出乎我的真心。的確，我現在很需要靜養一個時期，然後再想法脫離這個魔窟。

晚上，服部樣來看我了，她是中野女生宿舍的舍監，我第一次來東京，曾在那邊住過三個多月，幾乎每天要和她見一次面，她是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忠實信徒，曾到過中國「觀光」，能慢慢地說着一些簡單的中國話，有些我們的貴族女同胞還常常送東西巴結她，以備將來投考學校時，利用服部好幫她們的忙。但我是最討厭她的，雖然表面上她待我很好，而我也對她很客氣，見了面的一鞠躬，照例是少不了的，但我了解她的爲人，她是笑裏藏刀，外面現着很慈祥，和藹，其實骨子裏是很刻毒的。

「你的身體和精神這次都受了不少損失，我看你還是到熱海去休養一個時期吧！」
服部一面握着我的手，一面這麼帶着笑容說。

「不必吧，在這裏休息幾天，我想就可以恢復健康的。」
「熱海，你還沒有到過吧？風景很好，而且是個有名的溫泉區，你可以每天洗兩三次澡，對於身體有莫大的益處，至於旅費和一切用費，都可由我們這邊負擔，如果有什麼不舒服，需要請大夫的話，醫藥費你不用操心，總之，一切有我們負責，你就決定個日子去吧，我叫人預先替你買車票去。」

聽了這段話，我不但絲毫不感謝她，而且對她發生了更大的反感。

「謝謝服部樣的好意，我絕對不去熱海，在獄中已經夠受優待了，這優待，我將至死不會忘記，如果再受你們的優待，我實在承受不了。」

「這是謝樣的氣話，」她很聰明，立刻了解我說話的用意，「這次完全是爲了一滿洲國」的皇帝來，才有這回誤會，他一走，本來你就可立刻恢復自由的，但爲了另外還有幾個日本人和你同時被捕而且有關係，所以連累你多受了幾天苦。」

「那倒沒有關係，我並沒有受什麼苦，他們是特別優待我的，連電刑都沒有用，只把臟袋打壞了，手指的骨頭也幾乎被壓斷了，此後是不會再寫文章了，服部樣如果見到他們，請代我向他們致謝。」

我的話更來得有刺了，她聽了臉紅紅地低下頭來沒有做聲，我猜想她這時一定是很討厭我的，於是我連忙轉了個話題：

「中野宿舍還有空房子嗎？過幾天我想搬到那邊去住，因爲這裏太貴了！」

「有的，我可以叫他們空出一間樓上的房子來給你，其實住在這裏，你也可以不管一切，房錢絕對不會算你的，如果高興吃日本飯，可以吩咐廚子做，要吃中國飯，那只有你自己到外面去吃了。」

「服部樣，你太客氣了，我將來用什麼感謝你呢？」

茶房來敲門，說外面有人找我，於是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服部連忙退去，而那位客人已經站到門口了。

「呀！潛修，你怎麼知道我搬到這裏來了！」

我高興得幾乎要大跳起來，好像一個孩子見到了久別的母親一般，我想抱着他痛哭一場，然而他究竟是個異性朋友，本能地使我壓制了那沸騰着的熱情。

「我今天冒了最大的危險去大鳥公寓，以為也許會像李樣一般被偵探抓去的，還好，進門就遇到那裏矮個子紅眼睛的管理人小川，他悄悄地告訴我你已搬到這裏來了，所以我連忙坐了汽車趕來。」

「呵，李樣也被捕了嗎？」我驚異地問他。

「要不是他被捕，我們還不知道你被捕的事，更沒有法子打電報給亞子先生援救你了。」

「啊，潛修，你快把這件事的經過情形詳細地告訴我吧。」

「不！我需要先知道你在獄中的生活。」

「那太長了，我們慢慢地談吧。」

「那麼我就從四月十五日那天的事說起吧。」他接着呷了一口茶，開始有條有理的敘述：「早晨六點鐘，我就到了新宿車站去候你，一直候到七點還不見來，我正在懷疑

你從不失信的，何以今天例外，恰好小李走來了，我問他見到你沒有，他說沒有。我想也許你另有別的事耽誤了時間。或者臨時生了病，誰也沒想到你會發生什麼意外，於是我們商量好了，我仍然在車站等候，他叫了一部汽車來找你，不料又候了一個鐘頭還不見你們來，我想糟了，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一個入也就懶得去看櫻花了，只得沒精打彩地提着那些預備到野外去吃的點心回來。不久老黃來了，他說小李已被偵探捕去，他在路上遇到，本來正想向小李打招呼，小李忙向他使了個眼色，他只得裝做沒看見的一樣。我聽了非常難受，小李既然被捕，你當然早已入獄，所以我立刻擬了一個「冰入獄，請速援救」的電報稿給亞子先生，是譯成英文後才發的。一個星期之後，亞子先生的回電來了，他已經去了電報給中國領事館和留日學生監督處，拜託他們立刻派員去營救你，你這次所以出來得這麼快的原因，完全是亞子先生他們的力量。」

潛修一口氣說到這裏，我的一顆緊張的心好不容易才鬆緩下來。

「是的，我應該特別感謝亞子先生和許多援救我的朋友，但首先應該感謝你，如果沒有你打電報回國，我即使被關死在監獄裏，還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的眼淚很自然地湧出來了，潛修也很難受地呆呆地望着我許久沒有做聲。

「現在你總算平安地出來了，在你被捕後的第二天，所有東京各大報都用特號紅字標題，說中國女作家謝某某因國際××主義嫌疑被捕，中間還登着你的從軍時代的武裝

相片，學歷和那些著述，也都登載得很詳細，朋友們沒有一個不替你担心的，我們知道這完全是日本軍閥在有意陷害你，如果不給你加上一個赤色罪名，他無法逮捕你，可是這樣一來，你的生命是否安全就時時成了我們腦海中最憂慮的問題了，直到知道你已出獄，我們的心才算放下了大半。」

說到這裏，潛修的臉上很自然地露出了勝利的微笑。我提議約個時間把幾個很好的朋友，請在中華料理店吃飯，以便痛快談談，但立刻遭到了他的反對。

「不能，不能，絕對不能，你現在的行動，偵探們每一分鐘都在注意的，如果那麼一來，他們還以為你有什麼作用，想利用吃飯來開什麼秘密會議，不但於你自己不利，而且我們都會受你的影響，說老實話，處在這麼不自由的環境裏，許多朋友想來看你一下都不敢，他們託我向你致意，要你不要難受，等過了一個相當時候，風聲稍為平靜了，他們再請你吃飯，為你舉行一次很快樂的慰勞大會。」

「得了，沒有被他們打死，還算萬幸，將來只要能有機會見到你們就心滿意足了，還談吃什麼飯呢？」

我苦笑着回答了他，心裏感到又慚愧又欣慰。

接着我把在獄中的生活，擇那些重要的告訴了他，聽到受刑一段，潛修連忙打斷了我的話說：

「還好，還好，你算是萬幸的，你本來是他們的對頭，曾寫過許多文章罵他們，這回的坐牢，老實說，也並不冤枉，有三位初來此地的同胞才倒霉哩！他們有天在街上走，遇到警察檢查行人，就慌張地向前走了幾步，警察以為他有什麼嫌疑，大聲叫著站住，他們更跑的快了，警察連忙把他們三個人抓了回來，打了個半死才問話，可憐他們日本話一句也不懂，只好聽他們亂打，弄得遍體鱗傷，後來又在警察局裏關了半個月，等傷痕好了，才放他們出來，你說冤枉不冤枉？」

「在溥儀這不要臉的傢伙來到東京的那幾天，整個東京完全成了恐怖世界，中國留學生天天有被捕的消息，而韓國和日本的學生，平時有所謂左傾嫌疑的，這回大半都下了獄，警察只要遇到有三個兩個學生在路上嗚嗚私語，或者同在一間房子裏靜靜地看書，或者高聲地談笑，就會疑心他們這是在謀殺溥儀，於是就有被捕去的可能，巴金也在前幾天進拘留所住了幾天，但聽說很快就放出來了，小李只坐了三天，因為從他的房間裏什麼也沒有搜出，所以出來得還算很快，你這麼久才被釋放的，想必因為檢查你的日記書信，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或者你的口供不大痛快，因此他們要故意留難你。」

「對了，一點也不錯，提起我的口供，是最使他們傷腦筋的事，因為我太倔強，而又不肯無理地接受他們加在我頭上的罪名，自然我要反抗，反抗的結果，少不了是我吃虧，不過最後我還是勝利了，那張審判書我至今沒有簽字。」

我很驕傲地把這件事告訴潛修。

「不過他們會模仿你簽字的樣式代你簽的。」

「那麼指紋呢？」

「傻瓜，也許他們在你被打得暈過去了的時候，捉着你的手指蓋上了。」

經他這麼一提，我倒真有點懷疑起來了，爲什麼後來他們竟不提起這張審判書的事了呢？難道真的已經捉住我的手蓋上了指紋嗎？但爲什麼我的手指上沒有痕跡呢？也許是他們當時就替我擦淨了，不管牠，反正已是過去的事了，我的腦子且暫時休息一下，然後再慢慢地想法復仇吧。

我們談話的時間太長，潛修提議要走了，他還告訴我大概明後天立忱也會來看我，爲了對我恐怕有什麼不便，所以他此後也許不常來，希望我不要誤會，末了又加上一句：

「再多過幾天，我們就可比較自由了。」

「再過幾天，我也許要離開這裏了。」

我這麼祕密地告訴他。

「不過！你千萬要小心，不可魯莽從事，最好是有日本朋友從中幫助。否則萬一失敗，你便一時離不開虎口了。」

「當然，我想託立忱或者我自己直接找竹中樣想法，總可達到目的。」

「也許可能，也許不容易立刻實現，但是你主要的還是鎮靜地等候幾天，不可太着急，我以爲目前你應該多吃點滋補的東西如雞蛋牛奶之類。」

在朋友中，潛修算是最細心的一個，有時他真像個老太婆那麼關心孩子似的關心他所有的好朋友，他來，帶給我無限的安慰，他走，又留給我以無限的悵惘。

「潛修，真對不起，不但沒有踐約陪你看櫻花，而且使你受了許多累。」
我故意打趣着說，做爲我們這次談話的結束。

「得了，再不要提起這鬼櫻花了，此後我一輩子也不想看牠，不久我也要回到祖國去呼吸自由的空氣去，這裏實在不是有血性的我們能夠住的。」
他憤憤地說着，站起身來想走。

「我陪你出去吃點東西吧？」我說。

「不用客氣了，免得又招來麻煩，各吃各的好了，操他媽的偵探，老是和我們留學生做對！」

我沒有送他下樓，就在門口握別了，聽到他下樓的聲音，我心裏突然起了一陣不安，不知道他從我這兒回去，會不會又遇到偵探跟隨？

二〇 偉大的同情

是我搬到日華學會的第二天早晨，剛洗過臉，聽到門口有汽車停住的声音，隨即一陣樓梯響，我正在猜想也許是立忱來看我了，忽然聽到輕輕的敲門聲：

「謝樣，早安。」

聽聲音，明明是神近的，我歡喜得大叫了一聲：

「神近樣，請進吧。」

開了門，我們很自然地緊緊地擁抱着了，猛然我發現她的身後還有一個很美麗的姑娘，於是連忙鬆開手，含着滿腔熱淚和那個初次見面的姑娘握手。

「這是謝樣，這是加藤樣，她是我們婦人文藝社的記者，今天特地派她來代表本社全體同人向謝樣慰問並致歉忱，這次謝樣爲抗日受的刺激實在太大了，但這是有代價的，無數愛好你作品，欽佩你人格的人，都在爲你擔心，爲你祝福，這些偉大的同情，就是你失掉了自由後的代價。」

我能回答什麼呢？對於她們，我只有感激，但是一提起失掉自由，我便怒火中燒，恨不得又向她們大發牢騷一次，然而與她們又有什麼相干呢？

「謝謝你們的關心，我本想一出獄就去看你們，但爲了害怕那些偵探追隨，與你們

不利，所以我想等候幾天我能夠自由行動了再說。」

我們都是站着說話，這時我才讓坐，加藤樣忙把手裏的一大束鮮花遞給我。

「沒有別的什麼送你，這花代表我們的心，也象徵你此後的前途幸福。」

她的話是這般溫柔，甜蜜，簡直像在做詩似的。

我發現那玫瑰花裏有松柏，竹葉，還有一枝櫻花，很奇怪地問她：

「加藤樣，櫻花不是早已凋謝了嗎？你從那裏找來的這枝？」

她得意地笑了，「哈哈，我們送你的花都是有用的，爲的你在獄中錯過了看櫻花的機會，不惜費了許多力，才從朋友自己的園裏找來了這僅有的一枝，因爲是比較遲開，所以這時還能看到，再過幾天就不行了。至於松柏和竹葉，是代表堅忍不拔，四季常青的意思，你當然了解牠的用意，這在日本和中國都是一樣的。」

神近也打開了她手裏的布包，原來她們還買了這許多日本有名的點心，於是一面吃，一面談。暫時把獄中的生活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我告訴你一個高興聽的消息。」神近樣很得意地握着我的手說：「你入獄以後，我們曾開過兩次援救你的大會，如果再不釋放你，我們打算全體社員到目黑警察署替你請願去，同時我們想把這件事公開地提出來在婦人文藝上討論，聽說中國文學研究會的竹內樣他們也在發起援助你，竹中樣更是最同情你的一個，我聽說要你搬到這裏來住，

還是她的主張，在你的腦海中，也許以為凡是日本人都壞蛋，其實敵人裏面還有不少是你的好朋友呢，哈哈！」

「豈敢，豈敢！」我連忙向她解釋，「我絕不是那麼一個糊塗蟲，難道連朋友和敵人都分別不出來嗎？其實我的敵人，也就是你們的敵人，呵！神近樣，我還忘了告訴你，在獄中的時候，法官曾好幾次問到你，他們沒有去找你找麻煩嗎？」

「有的，他們來過三次，都被我很巧妙地打發他走了，我說你並沒有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只由別人翻譯過你的一篇稿在婦人文藝上發表，他們看了那篇文章並沒有犯法，所以也就不追究了。」

「中條樣出獄了沒有？」

「沒有，她的案子比較嚴重，現在和她的丈夫都關在一個監獄，不許任何人接見，想要送點什麼吃的東西進去也不可能，可憐她的好朋友湯淺樣整天都在家裏哭泣呢。」

「她和中條樣也許是同性戀愛吧？」我很冒昧地笑着問她。

「好像有一點，她們兩個曾經一同到過莫斯科，法蘭西，英，美等國遊歷，而且形影不離，湯淺決意不出嫁，但中條終於被宮本奪去了。」

「聽說他們是在監獄裏結婚的，是真的嗎？」

「有一點不對，是把宮本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結婚的，但第二天又被關進監獄裏去

了。」

「唉，好殘忍的監獄！」

三個人一齊搖着頭，替中條夫婦嘆息。

「謝樣在獄中，搜集了不少的好材料吧？」

加藤問我，她的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配着那一張小小的圓嘴，實在非常美麗，如果我是個男人，也許會演出一幕追求她的喜劇的。

「搜集了不少，祇可惜我的腦子太健忘，許多人名我都記不清了。」

神近樣看着我用手不住地捶着腦袋，她連忙要我躺下休息。

「謝樣頭痛嗎？你只管休息好了。」

「不，這幾天每天都是這樣的，因為頭部受過幾次刑，所以老覺得漲痛，但談得很高興時，牠自然會好的。」

「唉，真想不到他們會這樣野蠻，我們總以為他們對於你，尤其是被社會許多人士所熟悉的女性，是會特別優待的，誰想到你也曾受過刑！」

松子很憤慨地說。

「究竟他們對我比較是優待的，字樣打的更厲害，他曾經吐過兩次血，那個有一雙小眯眯眼，常帶着近視眼鏡的武田樣，也被打的很厲害，如今他還在獄中，不知道髮那

天才得釋放，我想他的母親一定會埋怨我的。」

「絕對不會，武田樣曾坐過三次牢，這次並不是受你的牽累，也許你還受他的牽累呢。」

我知道神近的話，是想減輕我內心的難受，其實我是永遠對不住武田和字的，他們完全因了我的關係而，但我除了深深地向他們道歉外，還能說什麼呢？

「你此後的計劃打算怎樣？」

加藤好像要預備寫訪問記似的問我。

「我想不久回到中國去。」

「他們會很容易放你走嗎？」

「當然不會。」

「那麼——」

「告訴你，我想逃！」

逃字的聲音說得特別小，生怕被門外人聽到，說完我又把手搖了搖，指着門，要求她們替我保守秘密。

「那你非找竹中樣幫忙不可，她一定能助你完成志願。」

正說到這裏，有誰在敲門，我駭了一大跳，以爲是偵探來了，走進來的原來是立

忱，她和神近她們還是初次見面，所以坐不久，神近和加藤先走了，只囑咐我無論如何走的那一天要通知她，好趕來車站送行。

「異國的朋友，實在太好了，你看她們居然不怕危險地也和你一樣跑來看我。」
我望着立忱笑了笑，她還是那副很冷靜的樣子，不過分快樂，也不過分難受，她自動地拿了一塊糖含在嘴裏說：

「你老先生，這回可把我們急壞了！你自己懵哩懵懂關在牢裏面也許還不覺得十分嚴重，我們在外面的，簡直好像熱鍋上的螞蟻，行坐不定，從早到晚我跑去找潛修，潛修跑來找我，我又去找竹中，好容易才接到了亞子先生的回電，接着領事館和留日監督處也都派了人去向警視廳交涉，要求立刻恢復你的自由，要不是各方面都進行得迅速，你這時恐怕還在警鐵窗風味呢。」

「真要感謝你們，的確是我夢想不到這麼快就可出獄的，那天我正洗完許多衣服，剛剛曬上，就有人叫我回家了，你說妙不妙。」

立忱的臉色更來得蒼白了，她剛割了盲腸炎，如今又害會肺病，看到她那種用功過度的貧血情形，我非常替她擔心，勸她和我一同歸國，她滑稽地笑了。

「誰和你這倒霉鬼同路，難道你要我陪你再坐一次牢嗎？你還是一個人悄悄地溜之大吉，我們也不來送行，也不請你吃飯，到了中國，再痛快地多喝幾杯為你慶祝吧！」

立忱這幾句乾脆話，使我微微地感到悲哀，平時這些要好的朋友，到了這時誰也只會顧到自己了，我很了解她的苦衷，但走的那天如果沒有一個人送我，不太淒涼嗎？一切都能歸咎於日本鬼，他們是我永世不能忘的死敵，我絕不放鬆他們的。

「你走後，也不要給我們來信，免得又惹出亂子來，反正我們在這裏也不久了，白從溥儀這個混蛋來到東京，大肆逮捕我們留學生以後，誰都覺得受不了這種侮辱，所以每個人都準備着要走，爲了早點使你的精神得到解放起見，我們是贊成你快走的，至於走的方法，竹中樣也許已經替你計劃好了，她會告訴你的。」

坐了不久，立忱走了，我沒法留她，只望着她的背影暗地裏洒下了兩滴惜別的淚，不知道我們以後相見在何時？……

二二 逃

一隻被關在籠子裏的小鳥，要想飛出去，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

想了幾個晚上，還是決定在最近離開這鬼地方，幾天來真是度日如年，白天無論吃什麼好菜，也不覺得有味道，晚上更是不能安眠，夢是特別的多而且大半是一些不吉祥的夢，我知道這完全因爲腦經受刺激太深的原故，在這裏我是絕對不能靜養的，幾天只有憤慨和仇恨，我這時手裏如果有武器的話，說不定會幹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來的，

我的血液時時在沸騰，我不能再忍受了，如果再這麼不死不活地呆下去，我會變成瘋子的。

是一個陰天的黃昏，房子裏已經快成黑暗了，我沒有扯開電燈，躺在床上正想用什麼方法向竹中提出這個請求她幫助我逃出黑暗的問題時，竹中却輕輕地在叩門了。

雖然，我之認識竹中，還是立忱的介紹，我和她認識的時間並不長，統計見面的次數也不過七八次而已，因了言語的關係，我不能把我心裏的話盡最向她傾訴，而且也不知道她究竟是否真正同情我，願意幫助我？從友人處我早已知道這位在日本新聞界負有盛名，資格老，經驗豐富的女記者，是純粹站在正義，公理，人道的立場來為社會服務的，她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同時也反對共產黨，在日本，她是被目為奇異的女性的，現在我如果要她完全為我的打算而去做這件冒險的事情，她是否願意這樣做？是否有道大的膽子，如果我走後，警察署找她要人，她怎樣應付？到了這時我反而替她設想了，我不忍麻煩她，我想還是一個人想出別的方法來脫離這惡劣的環境，連她也不告訴，但事實上，這是相當困難的，不說別的，首先用什麼名義說我要離開日華學會呢？如果說到什麼地方去養病，他們一定要派人跟去的；自從搬到這特務機關來住，那個偵探已經不跟我了，但茶房和傳達，代替了他的職務，我的行動，如果稍為有露出馬腳的地方，那麼還堪設想嗎？

竹中太了解我了，她一見我的臉色不大愉快，就像慈母安慰孩子似的說道：

「謝樣這幾天來的心境，還是不痛快吧？」

「是的，來到這裏，雖然天天能見着你，同時也常有朋友來看我，但我的精神仍然感到很苦惱，我想……」

「你想回貴國去是不是？」

不等我的話說完，她早已猜中我的心事了。

「是的，我希望竹中樣能幫助我。」

「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

她沉默了，我想她也許在替我想用什麼方法走比較安全，或者替我就心，如果走不成又怎麼辦？

「我已下了十萬分決心，即使半途被他們捉回來，我也要冒險離開這裏了。」

我堅決地說，好給她一個對於我的認識，同時也好試探是否可以完全幫助我。

「我早知道你有這樣決心的，不過我希望你一走就能成功，再被他們找回來，那就有麻煩了。」

聽她的語氣，是希望我仔細考慮一下的，但我已到了最後關頭，破釜沉舟，我非走「逃」的一條路不可了。

「當然，我也這樣希望，這裏，只要請你幫忙允許我請幾天假，我假借去箱根遊覽的名義，悄悄地離開這裏。」

我來不及轉灣抹角，就這麼直截了當地告訴她。

「那是可以的，但如果他們派人和你一路去呢？」
她繃了一下眉。

「那就要請你完全替我担保了！主要的是要使他們相信你的話，不懷疑我的行動，那麼只要船一離開神戶到了上海，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說到最後一句，我好像已經到了上海似的，不由自主地微笑起來了。

「到了上海不發生問題嗎？關於你在這裏因什麼原因被捕的事，在貴國的各大報上也都有很詳細的記載。難道貴國的政府不注意你嗎？」

「那到不要緊，我可以向我們的政府解釋的，而且柳亞子先生也在上海，這次是他來電解釋我的，當然對於我的思想，他可以担保。」

我感謝竹中對於我的關心，居然還想到回國以後的事情，經我這麼解釋之後，她的臉上也現出笑容了。

「那麼你可以住在柳先生家裏嗎？」

「不，我不想住到他家裏去，免得萬一有什麼事連累到他，我不想在上海久住，只

看一看幾位好朋友，就回到故鄉湖南去靜養一個時期。」

「那麼，我介紹你到內山書店去住，如果在那邊沒有多的房間，他會介紹你去住到別的日本朋友家裏，總之，住在日本人家裏，你是絕對安全的。」

想起來，這是多麼矛盾的事，危害我的是日本人，而援助我的也是日本人，本來我是爲的要避免和日本人接觸，才這麼急於返國，如今又要跑進日本人的圈子裏去，這又是多麼滑稽啊，尤其一個堂堂皇皇的中國人，要日本人來保障我的安全，又不免太令人痛心了！

「謝謝竹中樣的好意，那末你怎樣介紹我去呢？」

「我今天就打一個電報告訴他說我有個好朋友要去上海，請他照顧一切，他就會明白的。」

「你不能打我的名子。」

我像孩子似的說起傻話來。

「當然，我把你換成個日本名字，而且要他僱好了汽車來匯山碼頭接你，我家裏有他的照片，你先認識清楚，見了面，你只要說出你的名字，他就會歡迎你到他家裏去的。」

「不要看相片，我認識內山，我住在北四川路時，曾經在他的店裏買過幾次書，也

許他還記得起我。」

我這時真高興極了！對於竹中樣這種愛護備至的熱情，更有說不出的感激。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離開東京了？」

這是個比較麻煩而且困難的問題，經過兩人詳細的磋商，得到了下面的結論。

我寫封告假四天去箱根遊覽的信留給日華學會的理事會，由竹中完全擔保，並且承認已經得到她的允許，才讓我走的，我的一切行動由她負完全責任，這樣他們自然可以放心。

第一步，我先把行李託一位在東京住了七年，日本話說得最流利，樣子也長的和日本人相差不多的中國朋友運到神戶去，買車票船票，通用他的名義，在那一天，我清早就提着小提包離開日華學會，到一個什麼僻靜的公園去坐一天，等到下午車快開的時候，再乘汽車赴車站，時間需要特別準確，最好是火車開前的五分鐘趕到，也不要什麼人送行，即使有，只能有一兩個日本朋友，其實我是希望連一個朋友也不要，以免萬一發生事故，我好一個人擔當一切。

就這樣，我們輕言細語地把那裏「逃」的計劃商量妥當，我沒有顧到我走後竹中將受到怎樣的麻煩，這時候，我只為自己打算，明知太自私，我不應該這樣做，但爲了我的前途，我不能不如此，何況竹中的幫助我，也是出於她的自己情願，我走後也許不會

發生什麼意外，我的一顆被壓迫的心，好像得着了解放似的輕鬆多了。

「那麼，你打算幾時走呢？」

竹中輕輕地問我，

「明天！」

「這麼快來得及嗎？」

「啊，還沒有通知王君去買車票，運行李，非等後天不可了。」

「當然，今天是什麼事都辦不了，你且好好地休息一夜再談吧。」

我又多心起來了，以為多停一天，就會打破我的計劃似的，恨不得今晚就走，但事實上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好，謝謝你勞神，其餘的話，我們明天見面再談吧。」

把竹中樣送到樓梯口，我又把她拖了回來，悄悄地對她說，我的心情太急，實在等不到後天了，決定明天搭下午六點二十分的特快車走，反正我的行李很簡單，只要明天清早就可把老王找來，那麼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也好，既然你下了走的決心，早一天總比遲一天對你更有好處，那麼你就這麼決定吧，我現在馬上替你打電報去，同時通知神近樣，也許她會去送行的。」

竹中同意我明天走，我心裏更加高興起來。

「不必了，連你也不要送，讓我們到了一個很適當的時候，再痛快地見面吧。」所謂很適當的時候，我是想說等我們消滅了日本帝國主義之後的，但爲了要含蓄一點，終於把那句話又嚥下去了。

竹中走了之後，我就開始清理那些零星的行李，凡是有我名字在上面的書籍，雜誌，一本也不敢帶，信件都燒光了，也沒有留一點痕跡，我完全像一個陌生的人，和過去的我沒有一點兒關係。

這一夜我整個沒有睡，眼巴巴地望着電燈到天明。

很早老王來了，這是碰巧的，他並不知道我今天要走，我把偷跑的計劃告訴他之後，他很高興地說：

「你放心，一切算我老王的，行李我馬上拿走，如果有人問我，我說是過去寄存在這裏的，反正我和他們理事會的幾位都很熟識，再說這時候太早，他們都沒有來辦公，我們好搬走，同時你也該趁着這時候把信寫好留在辦公室裏，自己溜了出去。」

誰料到呢？我居然真的這樣脫離了虎口，洗完臉，連牙也來不及刷，就提着那個小提包，做一個短期旅行的打扮，很自然地走下了樓，傳達問我到什麼地方去，我把留給幾位理事的信交給他，並且說已經請准了假，三四天內準回來，傳達立刻把信送到辦公室裏去了，我於是連忙叫了輛汽車，馳進了日比谷公園。

不久，王君也來了，他告訴我已經把行李運走，車票和船票都已買好。只等到時候去上車，於是我們先去新宿白木屋吃飯，爲了怕遇到熟人或者認識我的偵探，所以吃完就立刻出來了，本來我還想買點什麼東西帶回國送給朋友的，無垢和我一樣最喜歡小玩意，我應該多少買幾樣送她，但不知怎樣，自從由監獄出來，連我踏着日本的每一寸土地，我都討厭極了，不要說東西。

『你不買點便宜的衣料或者絲襪一類的東西送給朋友嗎？』王君問我。

『不！我要從此誓死抵制日貨，那怕有人送給我，我也要拒絕牠！』

『好，祝你的志願堅持到底！』

我們仍然回到公園裏，坐在僻靜的地方談天，我的心裏有時很不靜，有時也很恐怖，我想如果日華學會不相信竹中的話，他們派了人在車站候着我，猛然地在人叢中真的發現我了，他們當然立刻把我帶走，那麼此後的情形還堪設想嗎？但我不相信命運之神會這麼撥弄我，對我殘酷到這個地步，根據我這幾天無論做什麼事都很順利看來，我這次一定不會有什麼波折，而能一帆風順抵上海的。

『回到祖國，不要忘了我們這許多正在受侮辱受壓迫的男女同學，你要加緊抗日的工作，我們不久就要回來做你的後盾了！』

只有王君的這幾句話，我牢牢地記在心頭，其餘還談了些什麼，如今已記不清楚

了。

看了一場電影，才把這漫長的日子渡過，一分鐘也不錯。我們的汽車駛進車站時，距開車時間剛剛相差五分鐘。最使我驚訝的是我剛一進站，神近樣和竹中已在候着我了，神近手裏抱着一束鮮花，笑謎謎地遞給我。

「祝你前程光明，遠大！」

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似乎很傷感的樣子；別的話都咽在喉間。

「加藤樣也快來了，我相信她會在你車開之前趕到的，她還買了一些點心和紀念品送你。」

神近剛說到這裏，預備開車的喇叭吹了，竹中連忙把她寫好給內山的介紹信交給我，囑咐我妥為保存，我懂得她的意思，只點了點頭表示我對她的無限謝意。

第二聲喇叭又吹了！我沒有和她們說一句話，只從窗口伸出手來匆匆地一握，車子就開走了。

「謝樣，再見，謝樣，再見！」

遠遠地看見一個穿西裝的女郎在邊喊邊隨着火車狂奔，我知道這一定是加藤趕來了，於是也伸出手來揚我的白巾，嘴裏大聲嚷着，「加藤樣，再見，再見！」

我像失掉了靈魂的人，呆呆地坐在車裏，對着那一束正放出芬芳的鮮花，我有無限

的感想，多麼珍貴的友情呵，牠如今要隨着我回到上海去了。

同車廂的人，都是日本人，看不見一個中國同胞，我感到孤獨的悲哀。

車子像飛一般的狂奔，廣漠的原野，在黑暗中消逝了，終年積雪的富士山巔，邊緣約地現出一點白光，經過小市鎮或者村落時，那稀疏的點點燈光，更引起異鄉遊子的哀感。

這是描寫不出的心境，我不知道究竟是喜悅還是悲哀！我終於脫離了虎口了！

來到東京，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被日本軍閥驅逐回國，滿以為第二次可以把日文學好，以便將來從事研究與翻譯工作，誰知又被日本軍閥送進監獄，學業無成，徒然使我受到無窮的侮辱與懊惱，這是我的命運，還是時代在磨練我，要我成爲一個更堅強的人！

別了東京！這兒雖然有許多好友值得我懷念，有許多美麗的風景，值得我留連，但我決不思念你，不等到中國完全獲得了自由獨立，把日本軍閥消滅以後，我永遠不再來東京！

半夜，車子寂寞地駛進了神戶車站，我抱着那一束稍帶枯色的花下了車，叫了一輛洋車，直向碼頭拉去。

二二 在海輪上

俗語說：『做賊心虛，』真是一點不錯。我走進了上海丸，找了一個三等艙的位置躺下，我生怕有人注意我，或者有人認識我。打開鋪蓋來，我就像很疲憊似的閉上眼睛，幸而前後左右都是日本人，只有我一個是中國人，我相信絕對不會有人知道我是個『逃犯』。吃飯的時候，我什麼人也不敢望，生怕遇到一個中國人，和我談起話來那可糟了，幸好好，兩天兩夜的海輪生活，我始終沒有遇到一個熟人。

夜，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海上之夜，是特別令人恐懼的。船像一隻猛虎，牠不顧一切地向前狂奔，馬達聲響的愈大，被激起的浪花也愈形奇觀，要在平時，我最喜歡白天站在船頭上，讓浪花打濕了全身，無論船搖晃的多麼厲害，我一點也不害怕，可是現在這壯麗的海上風光，只有在晚上悄悄地被我享受了。

在所有的人入夢鄉之後，我被上睡衣，跑出去憑欄眺望海中的夜景。

天空海上，都是黑茫茫一片，只有淺淺的浪花是白的，船上的燈光雖然透亮，但在這渺茫的大海裏，牠不過像一點點星光；我有好幾次經驗了，凡是遇到有好風景的地方，我就想葬身在那裏：比方我跑到那萬丈懸巖的地方，我就想像小燕子似的那麼飛了下去，遇到有特別雄渾洪大的瀑布的地方，我就想從瀑布的最高點隨着珠浪滾了下來，

甚至去年走到三原山火山口時，我也想跳下去看過究竟；現在，看到這洶湧奇麗的浪濤，我整個的心靈都被陶醉了，我只想縱身一跳，隨着波濤了結我苦難的一生。

「喂，誰？半夜三更站在這裏幹什麼？」

真是再煞風景沒有了，當我迷戀着浪濤的時候，忽然一種刺耳的日本水手的聲音，擾亂了我的思潮。

「看海景！」

我簡單地回答他。

方才我沒有留心，原來他的後面還站着一個人，像是茶房模樣，那人用手電照了我一下說：

「你是王樣嗎？檢查員請你去一下。」

嘴裏雖回答說：「好的！」心裏却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懂爲什麼在船上過了一天一夜了，早不問，遲不問，徧徧趕着半夜三更來盤問，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東京方面打了電報來嗎？如果他們知道王樣是我的化名，那豈不敗事？管他，反正我是躲避不了的，事情如果被揭穿了，充其量也不過再解回東京去坐牢，或者把我送到中國監獄，既然連死都不害怕，坐監又算得什麼呢？

這麼一想，我很大膽地隨着茶房走進了檢查員的房間。

「你是王樣嗎？」

那人從頭到腳把我打量了一番。

「是的。」

「你爲什麼在這個時候回國？」

「因爲我的母親病得很厲害，所以回去看一看。」

「可以把你的家信給我看看嗎？」

天，這一問可把我難住了，急中生智，我立刻回答他：

「因爲向學校請假，所以把信留在教務處了。」

「你打算什麼時候再回到東京來？」

「大概一個月以後。」

接着他問了一些關於我家庭狀況的話，我想這一關總可平安無事地過去，誰知傷腦經的事還在後面呢。

「這次「滿洲國」皇帝來朝日，你去歡迎他沒有？」

這是個多麼痛心的問題，我應該怎樣回答他呢？說去歡迎了嗎？我的良心絕對不願我這樣做，說沒有嗎？他一定問爲什麼不去，我再像在東京回答偵探一般回答他嗎？簡直是自掘墳墓。好漢不吃眼前虧，我爲什麼要這樣傻呢？在這些狗的面前稱英雄，老實

說毫無意義，我只好忍痛地回答一聲：

「歡迎了的。」

「有位你們貴國的女作家謝××因為沒有去歡迎「滿洲國」皇帝而遭逮捕的事，你知道嗎？」

他的眼睛像兩支箭似的那麼直射在我的臉上，我很鎮靜地回答他：

「在報上看到過這個新聞。」

「你認識她嗎？」

「不認識。」

「現在她被釋放了沒有？」

「不知道。」

我想如果他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所問的那個人，不知要怎樣驚奇，我知道日本的偵探是很厲害的，生怕他看出我的秘密來，所以極力避免和他多說話。

「好，對不起，你去休息吧。」

我像一個被判決死刑的犯人，突然得到赦免令一般快活，我再也不敢站到欄杆邊去了，免得他們懷疑我爲什麼不睡，於是回到槍裏躺下去就假寐，一個睡在我右邊的日本女人悄悄地問我：

「方才有人找你，你知道嗎？」

「知道的。」

「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檢查員問一問我為什麼要歸國，大概什麼時候回來？」

「很對不起，讓我說一句失禮的話，」那女人把嘴對準我的右耳說：「你的相同報紙上有一次登着的謝樣的相一模一樣，難道你就是她嗎？」

「不，不！我姓王，根本不認識什麼謝樣！」

我故意裝做很生氣的樣子回答她。

「那麼，對不起了，請原諒吧！」

「沒關係。」

我趕快真的閉上了眼睛，連忙轉過身去用背向着她，以免她從我的臉上又找出和「謝樣」相同的證據來。

——上帝啊，船快點抵上海吧，不要停泊，也不要遇到風浪，就那麼平靜地把我早點送到目的地吧。

在心情異常焦急，異常恐懼的時候，惟一能使我心安的，是祈禱上帝。我害怕在船上發生問題，方才那女人的問話太使我害怕了，如果她跑去檢查員那裏隨便說句什麼

話，我不是就要失掉了自由嗎？

兩天兩夜的海船生活，我過得好像比兩年還長，爲了害怕人家找我談話，所以無論白天晚上老是把一雙眼睛緊緊地閉着。我不懂時間何以過的這樣慢，船也比平時特別走得遲緩，我恨自己爲什麼老睡不着，腦海裏盡回憶着在日本獄中的生活，甚至有時根本不相信自己已脫離了虎口的人，以爲這一段海上生涯，不過是一場虛無漂渺的夢而已，不久，我仍然又要恢復監獄生活的。

每一個好朋友的臉孔，也都像電影似的在我眼前閃來閃去。對人間，我實在沒有什麼留戀，只是那些深刻的友情，實在太使我珍貴了，我能夠不死，或者不輕易自殺，可以說大半爲了這些朋友，一想到那些至爲無上的溫暖的友情，你便覺得活在這世界上有生氣，有熱，也有光，何況我還有孩子，還有熱愛着我的父母兄弟，回到祖國，這些親人，好友，該是如何熱烈地在歡迎我啊！想到這裏，我不着急，也不悲哀，一顆滿含着希望的心，終於隨着上海丸安全地抵達了目的地！

二二三 回到祖國的懷抱來了

我是多麼狂喜呵！我終於平安地回到祖國的懷抱來了！

離開了上海丸，就踏上真正的上海土地了，這是我自己的國土，每一寸都是自由

的，可愛的，我脫離虎口了，雖然我的臉上，頭上，手上，曾經受過日本軍閥的毆打和侮辱，但我要用鮮血來洗淨這些污點，爲了愛我的祖國，爲了這是爲人類的和平，真理，正義而受的侮辱，我應該認爲光榮，我相信朋友們見了我，一定只有同情和快樂，決沒有輕視我的。我幻想着那些站在碼頭上的所有的中國同胞都是來歡迎我的，不由自主地我張開了兩臂大聲叫着：

「我回來了！朋友！」

其實有誰在迎接我呢？沒有，一個人也沒有，連內山的汽車也沒有看到，我想也許電報還沒有收到，或者是船到的比平時快了幾個鐘頭。

我自己叫了一個汽車，直向北四川路內山書店駛去，果然不出我所料，內山一見我就說：

「竹中樣的電報前天晚上就收到了，我正想去碼頭接你，不想你到的這麼快，一路很辛苦了吧？」

「謝謝，一路都很好，府上都平安吧？」

「託福，他們都好！」

內山的中國話比以前說的漂亮多了。

喝了茶，稍爲寒暄了幾句，內山就把我引到一位他的日本朋友山本家裏去，爲了這

名字和那個在東京跟隨我的偵探的名字相同，我有點懷疑他們是弟兄，心理上起了一陣不安的感覺。

「本來我應該留你在我這裏住，但房子太少了，而且這是商店，常常有不少的顧客來買這買那，對於你的休養，恐怕有妨礙，所以特地介紹你到松木樣家裏去住，他到南京去了，僅僅他的太太在家，那是個很賢慧的女人，而且會做菜，我相信你住在那裏一定是很滿意的。」

「謝謝內山樣的介紹，那麼我們現在就去吧。」

沒想到松木家距離內山是這麼近的，只走了七八家就到了，來開門的是松木太太自己，她穿着一件下女穿的白衣，一雙手像剛從水裏抽出來的樣子，大概她正在洗衣服，一見我們就滿臉堆着笑容說：

「這位就是謝樣嗎？歡迎，歡迎！」

她連忙跪下來磕頭，我也學着她的姿勢回了一禮，脫下鞋子，隨着她走上了三樓她為我預備好了的房子，那是間有六鋪席，窗戶朝南的房子，不時有微風吹進來，感到一陣陣的舒適。

「這裏，等於是你的家，你安心地休息吧，如果想找朋友，下面有電話，要他們來這裏看你比較方便，我現在先回去，晚上再來看你。」

內山很客氣地和我告別了，關於我在東京坐牢的事，他一句也沒問起，我自然也不好和他談，好在彼此心照不宣，不談，倒痛快多了，一談大家的心裏都會感到不舒服。吃了一頓很好的晚飯，松本太太因為來中國十多年了，所以她做的飯菜，三分之二是中國味，很合我的胃口，出獄以來，今天算是吃的特別多，也特別高興。

晚上，我叫了一輛汽車，直向辣斐德路亞子先生的住所駛去。

「呵！冰楚，你怎麼回來了！」

他一見我，便歡喜得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一點也不口吃地大聲叫着，柳夫人也忙從內室裏跑出來說：

「阿彌陀佛，你到底回來了！」

我這時的感情，興奮到了極點，壓制不住的淚珠像斷了線的珠子滾滾而下，柳夫人連忙用她的手帕替我擦了，我不好意思地掏出了自己的手帕來，還沒有十分擦乾，我又悽然地笑了。

「不要難過，坐下來再談吧。」

柳夫人說着，我們三個人都坐下，這時女僕捧了茶來，無垢，佩亞（柳夫人的妹妹）她們通通出來了，我好像是個死後復生的人一般，見了誰我都高興，也很慚愧。

「我們接到潛修的電報說你被捕了，又在申報上看見同樣的新聞，着急得連飯也吃

不下，尤其柳先生每晚上都爲你的事失眠，直到潛修來信說你已出獄，他才放心。唉！此後再不要去日本了，這鬼地方，實在太危險！」

聽了柳夫人的話，我被感動得說不出任何感謝的話來，只有淚珠能代表我的心於萬一。

他們的晚飯，照例是要到七八點鐘才吃的，我今天又趕上他們開飯的時間，柳夫人還特別爲我開了一瓶鮮紅的葡萄酒慶祝我的回國，紅燒鴨子，裏面蒸的糯米飯照例是我最愛吃的，今晚柳先生夾了很多給我，我好像十天沒有吃飯似的那麼大嚼大吞起來。

「可憐冰瑩一定好幾個月沒有吃這樣好的菜了！」
無垢望着我這副饕餮的模樣，未免好笑起來。

「那裏只幾個月，簡直有一年多了！」

說着，我又用手指夾了一隻鴨腿塞在嘴裏，把整個的嘴塞得滿滿的，佩亞也在暗暗地笑我，但我一點也不覺得難爲情，只顧縱情地貪吃。

在吃飯的時候，沒一個提起我在日本坐牢的事情。連我自己也忘記了那回事，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裏一般那麼快活，那麼自由。

飯後我把在牢中的生活，詳細地告訴了他們，亞子先生聽了，氣的連話那說不出來，只不住地搖頭切齒；一直談到十二點鐘，他才叫了一輛汽車送我回松本家去。

「記者，你千萬不要多出門，尤其不要坐洋車，到我這裏來的時候，無論如何要坐汽車。什麼時候需要出門，就什麼時候打電話去叫車子好了。」

接着柳夫人告訴我隨時要小心，因為日本通訊社發到中國來的電報太混蛋了，所以各報上都是登着我因赤色嫌疑而被捕，並不是爲了「反滿」「抗日」。她生怕政府不了解我而有所誤會，所以勸我最好還是早點離開上海回到故鄉去休養一個時候，等到風平浪靜了再來做事。

亞子先生實在太愛護我，關心我了，他們倆夫婦就好像我的生身父母，我用什麼來報答他們呢？此生存在一天，便記憶着他們一天，如果在學問上，事業上，將來有半點成就的話，我可以說，大半都是他們的賜予。我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完人，不腐化，不消極，不屈服，我要永遠愛着中國，爲中華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奮鬥到底！

「來到中國，我就什麼都不怕了，只要在自己的國土上，不要說坐牢，即使政府因爲不諒解我而冤枉地把我槍斃，我也甘心，因爲我愛中國，死了都是光榮的。」

我這麼回答亞子先生，他特別向我解釋：

「中國政府倒不會加害於你的，你這次是因爲不去歡迎傀儡溥儀而坐監，正是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正氣！所以我們才營救你，我們要你小心的是怕租界上的那些巡捕和你找麻煩。」

我告訴他過幾天就要赴桂林，他很高興地說：

「那麼讓我好好地多辦些酒菜爲你餞行吧。」

我滿懷着興奮和快樂，離開了亞子先生的家。

兩天後，接到三哥來電報，還匯來了兩百元路費，要我由香港轉桂林，我愉快極了！想不到劫後餘生，還有福氣到處遊歷，欣賞南國的風光，尤其香港，和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我夢遊已久，今日果能實現，可說是不幸中的幸事呢。

後記

完成了「在日本獄中」最後一行稿，我對着華山嶺上悠悠的白雲，吁了一口長氣：到底把牠寫完了！

這是我用我的生命和血淚換來的材料，也是我為國家民族而受到的打擊和侮辱，累次多了，我沒有一天忘記我那段在日本獄中的生活；老實說，抗戰以來，我的所以六年拖着一條有病的身子在各戰場奔波的原因，完全是為了我要為自己復仇，為國家雪恥，我每逢腦袋脹痛，或者常常暈倒失掉知覺又醒轉來的當兒，我立刻想到第一個摧殘我健康，毆打我腦袋的敵人，那幾張比豺狼還毒的猙獰面孔，是那壓深深地印在我的腦中，我永遠忘記不了他們，也永遠忘記不了他們施在我身上和我們每個中國同胞身上的仇恨；因此，不到完全把這般失掉人性的野獸殺盡，中華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與獨立，真正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的時候，我心頭的憤恨，是永遠不會消除的！

把一部九萬字的稿子，從頭修改了一遍，引出了我無限的淒涼之感。

可憐陪我坐牢的武田君，不知後來出獄了沒有？竹中，神近，加藤，這三位幫助我的偉大的女性，也不知現在下落如何？有朋友告訴我，中日戰爭爆發之後，凡是站在真理，正義，人道的立場上說話的，通通被日本軍閥監禁起來了，而且大多數都遭了屠

殺，那麼我時時懷念着的幾位友人，說不定也做了壯烈的犧牲，立忱是早就在病中自殺了的，潛修雖然在漢口和重慶都見過面，但自從他到游擊區工作以後，也就沒有半點消息了。

人生實在太渺茫了，聚散無常，生死無常；正因為人生太短促，太渺茫，所以我特別覺得友情的可貴，在我這本書中出現的那些好朋友，究竟有幾個還存在人間？那只有天知道！寫到這裏，我突然感到淒涼起來，停下筆，我默默地對着華山發誓，我要爲死難的朋友，死難的中國同胞復仇！我要繼續在日本獄中那種「反滿」「抗日」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抗戰到底！

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四日於華山三元洞